

癸

巳

類

稿

書建立伏生博士始末後

伏生墓始見水經云潞水東北逕崔氏城北東南逕東朝陽縣故城南又東逕伏生墓南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伏生墓有碑漢書注張晏曾見之云伏生碑名勝魏酈道元注水經亦云見之述傳授尙書事最爲有據求伏生墓者當於魏時潞故渠北有漢鄒平故城在其東有東朝陽故城在其西三證合而後可定也由今鄒平城北行越潞水故渠至千秋嶺得故潞渠循故渠或決或澗或納別流其形相屬上至今朝城爲水經東武陽下至今蒲臺爲水經馬常亢千秋嶺西北土城鎮其北濱河爲水經崔氏城又東南循渠得渠北魏王城水經注魏泰常七年安平王所增築者中有天子墓則太平寰宇記所云東朝陽城有赫胥氏陵者也旣得東朝陽城確驗又循渠東行五里於渠

北得大冢元人立泰山神女祠於上遂名其冢曰寄駕冢則水經所云潞水自東朝陽東逕伏生墓南寰宇記所云東朝陽城東五里有伏生墓齊乘所云伏生墓在東朝陽城東五里者也又循渠東行於渠南得孫家鎮爲漢鄒平故城案之地里三證皆合元于欽以前皆同此說乃今者越潞故渠而南得濟故渠又越濟故渠而南得古城曰舊口南望山色蒼然坡陀屬於足下舊口者所謂漢梁鄒故城也其城東一里有元時伏生祠旁有潞水才出長白山猶在翠微之閒祠後有小冢元末張起巖修祠碑以爲伏生墓蓋妄說也其地與漢墓中隔濟潞二渠不可強合漢碑已沒而古書具在作志乘者幸於元墓則移古時潞渠北之城於濟渠之南與故在濟渠南之城相間雜濟潞二渠之所在則以爲姑勿深考而厯城潞水東北二三百里之古

蹟不可復識矣鄒平成君謹著竊圖日札詳考水經漯濟二渠
因以得伏生舊冢冀伏生子孫復見先人墳墓不致歲時叩頭
他人墓下盛德事也博士年幼未學以漯渠北地今隔入齊東
小人造言齊東有墓則鄒平不得有博士博士懼質之貴官亦
不檢博士無世世廬墓之例也則爲保全博士之說謂水經不
足據而建立伏氏博士始末書中有何人所作考證一篇其言
曰欲知伏墓當先知古城所在於是雜摘日札所引古城古書
不別東西南北而雜列之謂今鄒平卽漢鄒平而小冢實在今
城之東謂獺卽漯而獺源出岱陰實在濟渠之南人皆有德慧
術智予以書不能讀此小過也故與先儒爲難而湮其蹟則亦
何所爲而爲此歟嘉慶丙申十月

彭祖長年論

彭祖之年其見故書雅記者蓋歷年八百有餘而說或多歧楚辭天問受壽永多夫何久長注云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壘遠莊子逍遙遊彭祖釋文引楚辭注作七百枕高作杖晚又引李云堯臣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世本云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崔云堯臣仕殷時其人甫壽七百年大宗師彭祖釋文獨引李云七百歲或以爲仙去不死呂氏春秋淮南子皆高誘注也亦自爲兩說呂氏情欲篇雖有彭祖注云殷之賢臣治性清靜不欲於物蓋壽七百歲執一篇彭祖以壽注云壽蓋七百爲欲篇其親彭祖也注云蓋壽七百餘歲淮南子說林訓彭祖爲夭注云彭祖壽八百歲不早歸故以爲夭宋書樂志魏文帝西山歌云彭祖稱七百悠悠安何原

其不同若此抱朴子對俗篇引彭祖自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
仙者位卑所奉事者衆故不足役於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釋
滯篇云彭祖爲大夫八百年然後西適流沙極言篇云彭祖逃
殷時七八百餘非爲死也又引黃石公記云彭祖去後七十餘
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神仙傳云彭祖顙頊之元
孫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殷王聞之以爲大夫藝文
類聚引云已七百餘歲史記楚世家正義引云殷末已七百六
十七歲而不衰老遂之流沙之西非壽終也今案抱朴言爲大
夫八百年仙傳又言爲大夫時還獨行或數百日或數十日則
爲大夫甚久史記正義以爲七百六十七歲之流沙其年誤也
世本云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以殷周言之
其年已足神仙傳止言至商而上溯少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

百有餘年不言及周蓋世本合彭祖老聃爲一人而仙傳分之
楚辭補注引神仙傳有及周非其本文列仙傳云彭祖陸終氏
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亦不言及周漢書王褒傳注文
選孫子荆詩注劉孝標論注俱引列仙傳作年七百則怪其長
年斟酌減之非達識也分言之者列子力命篇云彭祖之知不
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論語皇義疏云老彭年八百歲故曰老
彭水經護水注云彭祖國今彭城有彭祖樓下有彭祖冢彭祖
長年八百綿壽永世亦有冢者示元化之極續漢書郡國志武
陽彭亡聚注引益州記云下有彭祖冢上有彭祖祠蓋彭祖入
蜀示終途人爲之冢其國亦爲之冢浙江通志云彭祖墓在臨
安縣東南十里大滌山天柱峰下嘉靖臨安志彭祖壽八百故
號其山爲八百山昔錢象昇黃巢碑安兵屯八百里卽此地也

俗飾典故知死非其實家不足據門人又遇之流沙之西單言彭祖之事核其年已八百餘莊子大宗師云夫道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則三代時人言合世本仙傳兩說論語述而篇老彭初學記引鄭注作老聃彭成釋文引鄭云老聃彭祖也鄭注曾子問老聃云古壽考者之號與孔子同時經師亦言老卽彭祖神仙傳言老子或隱或見彭及殷末老卽生殷時大戴禮帝繫篇言彭祖母孕而不育三年殷其左脇六人出焉神仙傳記老亦同佛書言佛生殷母右脇又彭適流沙老傳化胡僧徒極惡老子化胡之談釋法顯佛國記言佛生當殷年道宣感通記言夏桀時見佛則是彭祖少流離西域百餘年正當夏時及復入中國又之流沙是爲殷世至周敬王時又入西戎化胡是彭老化行爲六佛之三其事至確其甚至美僧徒不當諱也

迨後轉世爲釋迦文佛則已西漢末矣墨子所染篇呂氏春秋

當染篇均言舜染於許由伯陽呂氏本味篇言堯舜得伯陽續

耳然後成尸子舜之七友有伯陽周語伯陽父史記集解引唐

固云周柱下史老子也伯陽上及舜下及幽王又史記五帝本

紀云彭祖自堯時舉用楚世家云陸終氏生子六人三曰彭祖

逸周書嘗麥解云其在啟元作殷誤近之五子凶厥國皇天哀

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竹書紀年云啟十五年彭伯壽率師征

西河大戴禮虞戴德云子曰昔商老彭及仲虺政之教大夫官

之教士伎之教庶人漢書古今人表老彭仲虺相接則商初之

事史記楚世家云彭祖殷之時嘗爲侯伯殷之末世滅之正義

引外傳云殷末滅彭祖國案鄭語韋昭注云彭祖後世失道殷

復興而滅之據彭祖國名大彭鄭語云彭姓彭祖則商滅之質

言滅彭祖非其後世矣云滅者彭祖逃去國絕不嗣時彭祖爲大夫以外諸侯入爲朝臣世本言爲守藏史是其兼官如後世之領職不害其爵之尊也商滅之者史言殷之末世對仲虺時言之非謂紂時也國語注有經師緒言言後世失道者卽末世政教官教伎教之失言殷復興滅之者謂是盤庚時神仙傳言殷王使采女從彭祖受其道行之有效欲殺之以絕其道彭祖覺焉而逃去今漢書藝文志房中有盤庚陰道二十卷是其證三書所言合也彭祖旣逃又示終或記彭祖六月三日終其舉柩日社兒六十人皆凍死僧徒又詆其祖師言彭祖餌雲母御女凡數十娶晚妻鄭氏妖淫敗道而死非壽終也謂其說出司馬彪彪無此語惟黃山君彭祖傳言殷王不能行彭祖之道得壽百三歲後得鄭女妖淫失道而殂僧徒誤讀之謂是彭祖且

以鄒女爲鄭女耳彭祖自舜至盤庚時八百五十餘年其事見
大戴國語漢志顯然盡在入周則爲老子爲伯陽父爲柱下史
隨東遷閱五霸下至敬王四十二年上溯堯舉千八百年再適
流沙開元占經乾象通鑑并引風俗通云太白星精黃帝時爲
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論語稱老彭述而不作神明
變化自可置之其自舜至盤庚長年之說典籍可徵非奇異也
史記陳杞世家索隱云舜記敘彭祖彭祖墳典不載不知太史
公意云何檢大戴禮五帝德云堯舉舜彭祖而任之又帝繫及
鄭語莊子列子荀子

修身篇云養
生則後彭祖

呂氏楚辭世本皆言彭祖不

知司馬貞何處得見墳典知其不載其兼謬與妄者則路史及
注路史云彭祖以斟雉養性事放勳壽七百六十七注云彭祖
傳言三百歲已謬或言七百或言四百皆妄正文七百六十七

正出彭祖傳乃爲殷大夫年也今截此一語屬之堯時下又無
文深可怪歎注言三百已謬四百皆妄自古無此二語惟傳言
殷王年百三誤作三百彭祖教人益壽可得四百八十歲注皆
誤讀之又落去八十字又以仙傳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爲妄案
南史梁宗室傳下云映見鍾陵老人顧思遠問之百十有二歲
凡七娶有子十二百十歲七娶則彭祖七百六十七歲之前正
當四十九妻路史以父子雜集一書遇事評斷謂古人皆妄元
盛如梓老學叢談云一前輩言路史不足觀僅可糊壁其語甚
失忠厚之意然其評甚當也

釋迦文佛生日生年決定具足論

釋迦文佛之生也以中土二月既望爲角宿直日數至鬼宿直日當中土三月八日卽佛生日也佛本行集經上託兜率品俯降王宮品並云取鬼宿日然後入於母胎摩耶夫人受入禁迦葉三兄弟品云爾時優婆頻螺仰瞻星還言此沙門鬼宿日生今鬼宿明不爲餘星所逼共龍門決勝此旁出之言可爲確徵佛國月日與中土不同以宿直日真佛日也若樹下誕生品云春初二月八日鬼宿合時生過去現在因果經云二月八日生四月七日降魔瑞應經云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生其佛遙安國渤泥國或以爲六月十五日佛生佛西土人安得以中憲論月日哉佛說灌佛經四月八日以期灌佛摩訶漆頭經佛告天下人民十方諸佛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生爲春夏之際殃罪

悉畢萬物發生毒氣未形不寒不熱時氣和適以今爲佛生日
又漢末交州牟子博理惑論佛四月八日生孟夏之月仲呂之
時此中土之妄言或宏明集所附益佛所行讚則云三月八日
生元李翀日閩錄云元初杭城每歲三月八日迎佛或新至晉
僧猶有所受唐元奘大唐西域記云迦毘羅伐率堵國云菩薩
以嘔咀羅額沙茶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佛
國云菩薩誕靈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藍摩國剃髮率堵波云
佛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出家摩揭陀國菩提樹東北人云佛
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成等正覺拘尸那揭羅國云佛以吠舍
佉月後半十五日入般涅槃佛國上坐部云菩薩誕靈吠舍佉
月後半十五日則一以爲三月八日一以爲三月十五日一切
有部則云佛以迦刺底迦月後半八日入般涅槃當此九月八

日晉法顯傳云舍衛城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像于闐國四月一日至十四日行像西域記又云屈支以秋分行像是西土記佛事及作佛事月日無有言佛以已月八日生者長阿含經阿闍世王言二月八日沸星出時佛生二月八日沸星出時出家二月八日沸星出時成道八月八日沸星出時取般涅槃無垢施菩薩分別應辨經音義云依諸經言佛以鬼宿日生成道出家皆用二月八日鬼宿合時依日藏分經用二月九日曙以夜分屬九日故遼史禮志云二月八日爲悉達太子生辰金史海陵紀云正隆元年十一月癸巳禁二月八日迎佛其致誤有由案李綽尙書故實云佛教上屬鬼宿蓋鬼神之事鬼宿暗則佛教衰此占不足憑然以佛鬼宿生日相直故有此說其云後半八日者佛國以中國望後一日至中國次月望爲彼土一月

開元占經有五通仙人九執法瞿曇悉達

唐時僧與釋迦文佛同名

治唐憲

以明慶二年二月一日起算

唐志云開元二年誤

其本術則云白博文二

月春分朔於是曜躔婁以起算然則春分本中法二月中鬼宿

當春分起算角直之二十三日合白黑博文

言月自望至望則白半月黑半月則

鬼直爲後半八日

謂黑博文之第八日

節氣中氣不能齊則當以朔望範

之取一歲之第一鬼宿日就西法以春分言由中法二月十六

日起角直數之則西域記所稱佛國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生

者於諸說中爲獨合佛本行經佛若行六年二月十六日善生

村主二女作乳糜至二月二十三日供佛言第二十三日乃譯

經生諱改所未盡者十五日爲一半則二十三日是後半八日

也分別應辨音義言二月八日者在西土一月之後半當屬西

土之二月而譯者以中土二月當之名差月半實差一月是說

也吾思之十年讀開元占經而始知之然則佛以何時生也曰
生於漢也成帝之末哀帝之初也漢書西域傳絕無佛法後漢
書西域傳始言安帝末班勇所記西域天竺奉浮屠不殺伐則
是都護所知將士所見譯使商賈所說後漢時有釋迦文佛事
在不疑賢愚因緣經波婆梨緣品云波羅門波婆利思惟必當
有佛我書所記沸屋下見天地大動當生聖人今悉有此似當
是也波羅門種當在漢時剎利之王又在其後天主教言耶蘇
生當漢哀帝元壽二年佛與耶蘇生死不相能則佛生亦當西
漢之末魏書疏勒傳云高宗時送佛袈裟一長二丈前後一丈又梁
時天竺達摩至中國有迦葉傳衣乃西域屈晦布木綿花心織
成者大唐西域記云那揭羅曷國有佛損壞細氍毹袈裟其色黃
赤是其時去佛未久故衣不腐敗又輟耕錄元時旃檀佛瑞像

殷碑云佛爲授記滅度千年之後汝從震旦廣利人天據法苑珠林則梁天監十年四月五日像至揚都承聖時迎入荆都唐時在荆之大明寺鐵圍山叢談則天監十六年始自扶安送至

瓦棺閣

一作五官

宋太平興國中移於東都始在中原由太平興國

上溯千年當漢孝成時以滅度之後計之於授記之年尙紕後漢書西域傳云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帝時佛必滅度始魂達感應僧徒以爲感夢在永平三年庚申以推佛生六七年當在西漢成帝元延時與耶蘇生於元壽時者相去不遠漢書元延元年四月丁酉實有流星四面下至地之事隋書經籍志云佛說滅度之後正法五百年象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言正法五百年者佛母泥洹經云佛言正法當住千年以度女人今止五百年中阿含經林品瞿曇彌經云瞿曇彌求出家佛

三止之阿難爲請乃制八尊師法後又求請少年比丘禮敬年
老比丘尼佛乃說滅正法年數事時佛教廣行西域住於于闐
隋開皇時回回謨罕墨特自立教逐衆僧自後漢建初丙子至
隋開皇己未五百二十四年中有立回回教除佛教之漸正法
所住正合五百年元奘大唐西域記云諸部異議言佛沒至龍
朔三年經一千二百年或云千三百年或云千五百年或云始
過九百未滿千者以今計之實止六百耳徵之班勇元奘之記
證之沸星之說袞袞瑞像之傳旁質之以耶蘇謨罕墨特之事
而五百千年之數可得是說也吾思之十年讀佛母泥洹經而
知之佛國之文紀年月日均與中國不同僧徒以愚濟愚遂忘
其初今爲正告之曰春分後二十三日者佛生日也三月八日
者以中法範之也漢成帝哀帝間者佛生年也明帝時佛滅度

年也然而異說並起周建子爲正則四月爲今中法之二月佛法起春分則中法之三月爲佛土之二月僧徒誤以周之四月爲佛之二月魏書釋老志隋書經籍志唐六典註並云釋迦生當周莊王九年魯莊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是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注云辛卯四月五日廣宏明集周釋道安上教論教旨通局注云春秋恒星不見莊王十年也莊王別傳曰卽周易筮之西域銅色人出世所以夜明非中國之災也道安共董奉忠算依魯歷夏正二月七日依周歷夏正二月八日路史等妄辨之適爲僧徒所笑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云周莊王十五年今止取六年入紀佛生莊王十年匡王四年入涅槃春秋魯莊七年恒星不見卽是如來誕生王宮之時也唐法琳破邪論云後漢郊祀志晉魏等書王儉史錄費長房三

寶記考校普曜本行等經並言佛是周時第十五主莊王作九年癸巳之歲四月八日降胎十年甲午之歲二月八日夜鬼宿合時生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夜滅度宏明集又改錄漢末牟子博理惑論云佛以四月八日生年十九二月八日出宮謂四月八日降胎二月八日生則是中土夏正十二月八日西土之十月二十三日佛生不合鬼直謂四月八日生則中土夏正二月八日西土之十二月二十三日佛生亦不合鬼直而妄爲置算辭多枝葉又取災異之事則其意必有所爲案公羊春秋莊公七年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漢書五行志云董仲舒劉向以爲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衆星者萬民之類列宿不見諸侯微衆星隕隊民失其所夜中者爲中國也齊桓起而救存之微桓公星遂至地

中國其良絕矣劉歆以爲晝爲中國夜爲夷狄夜明者中國微也晉宋之間化胡經盛行僧徒深念以爲齊桓功不出恒星分野外又夜中占爲中國夜明則中國微佛生其時明非老化又可冀絕中國道教不悟天文志云庚辛主華山以西庚主秦辛主西夷辛日之夜星墜西夷大咎而僧徒爲佛承之徒欲中國聖道衰微兼絕道家卽以佛爲不祥亦不暇念所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則僧之罪也是說也吾思之十年讀公羊春秋而始知之然而愚僧不知也愚僧不知其祖師欲絕中國之意以爲莊王時生去老子未遠且不足爲古則作僞弔詭推而前之曰桓王時生釋道安二教論云又依什法師年紀及石柱銘並言如來桓王五年乙丑生二十三年癸未出家莊王十年甲午成佛襄王十五年甲申滅度宋史律曆志云至道二年屯

田郎中呂奉天上言唐兵部尚書王起撰五位圖言周桓王十年歲在甲子四月八日佛生常星不見語亦奇謬或猶以爲不古則又推而前之曰平王時生費長房歷代三寶記云像正記言周平王四十八年戊午佛生法苑珠林云詔問像正之記周平王時出是也或猶以爲不古則又推而前之曰孝王元年入涅槃通歷云佛以孝王元年入涅槃是也或猶以爲不古則又推而前之曰昭王二十七年生破邪論引傅毅異記云周昭王二十七年丁巳歲佛生是也或猶以爲不古則又推而前之曰昭王二十四年生唐僧智深續集古今佛道論衡明藏引法本內傳云摩騰對言佛以癸丑之歲七月十五日夜託陰於摩耶夫人以甲寅之年四月八日生博士王遵因案周書異記言昭王時聖人出摩騰案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明帝大悅曰弟子此

土周書異記法師所說怡然與同又引魏墨謨最云案孔子天地人三備卜經佛之文言出在中備則孔子言出在昭世但遠出春秋前非孔子所及記尋破邪論及辨正論九箴注並引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卽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汜漲井水並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有五色光氣入貫太微光氣徧於西方盡作青紅色昭王問於太史蘇由蘇由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昭王乃命鑄石埋於南郊穆王三十二年見西方光氣乃西會塗山以厭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地動午後黑西方白虹十二連夜不沒穆王懼以問太史扈多扈多對曰此西方大聖人滅度之祥辨正論佛道先後論引姚長謙記云佛是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佛始滅度言與周書

異記法王內傳法王本紀闍澤曇謨最等所說不差法苑珠林云詔問姚長謙記歷佛是周昭甲寅生劉向列仙傳序古舊二錄準阿含經皆同所謂劉向書者宏明集宋宗炳明佛論引列仙傳序云七十四人已見佛經其偽造劉文實始宋世以與晉王浮化胡論辨不知劉向之時佛書未到中國卽佛家法顯之言可以自證無緣豫稱爲經而世說注顏氏家訓素稱博雅亦引列仙出於轉販趙宋以後俗儒販引晁氏郡齋讀書志云佛生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瑞像記亦按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誕聖西域五十二年壬申入滅又或謂集佛道論衡爲王充論衡如皇王大紀及通鑑綱目前編言昭王時釋氏生不依魏書而用周書誤異記爲記異又誤爲二十二年庚戌俱出此書也趙宋王質正法世譜程輝佛教百來元化應運略錄亦

云準周書異記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有光來照殿前昭王以問太史蘇由蘇由對曰西方當有大聖人生後一千年教流此土或猶以爲不古且見竹書紀年昭王元年庚子十四年夏彗星不見十九年王陟無所謂二十七年丁巳二十四年甲寅二十二年庚戌者則又推而前之曰昭王九年生朱僧契嵩傳法正宗記云佛生當周昭王九年甲寅歲舊譜云然或者頗不以爲是大率意必迴迂語必元妙年分有無干支錯謬俱不復問或猶以爲不古則又推而前之曰殷末生依晉法顯佛國記計之佛泥洹以來至義熙十二年爲一千四百九十七年其歿當周成王時則佛之生當殷世武乙二十六年甲午記言彌勒像立在佛泥洹後三百許年經律始到新頭河當平王時新頭河者張騫甘英皆不至也渡河烏菴國卽北天竺其

意以釋化胡之誚且釋漢書所以不言佛而道士知之卽謂老子以商王陽甲庚申之歲降於元妙之胎與爲無涯涘或猶以爲不古又不足以敵陽甲庚申之說則又推而前之曰夏時生唐僧道宣感通記云天人言弟子夏桀時生已共見佛感見隨機前後何定案釋迦文前有六佛又古然錠佛古自有佛今正問釋迦文佛生年而牽引古佛以亂其辭誣天人以禪宗虛滑之派矣乃道家則從抑而後之曰周敬王時生謂孔子景王時見老聃後也老子開天經云周敬王元年西入化胡南史顧歡傳引道經元妙內篇云維衛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其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則敬王二年也而僧徒有不智者亦從推而後之曰周貞定王時生

歷代三寶記云梁大同元年廬山得衆聖默記言周貞定王二

年甲戌佛生是也其言雜出若此俱爲護法俱欲立之則又無可奈何而曰佛生前後不定梁沈約荅隱居難均聖云佛生不當莊王育王造塔不當敬王釋迦之興不容近在周世感通記云天人言佛有三身化身隨人所感前後不定或在殷末或在魯莊不足歎也案化身隨感其義似通古佛今佛不可言一況言是二若指名釋迦文佛明具年月生歿有父有母則修短應物生滅隨時物時有定應隨之者豈得無定感通記又言邠州藏本作邠石像秦穆公所造其相由余所敬奉卽周穆王所造寺也法苑珠林云釋道安朱士行等經目錄言秦始皇時有沙門釋利防等十八賢者來化被囚禁金剛破獄出之其言妖妄但欲證佛入中國在明帝前而造事悖亂爲委巷所不道又史記漢書匈奴傳均言霍去病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如淳謂祭天

爲主是也而崔浩以爲浮屠金人張晏亦言佛徒祠金人魏書
釋老志以爲不祭祀但燒香禮拜爲佛教流通之漸不悟匈奴
祭金人乃是拜天殺牲飲福與燒香不相涉且魏書釋老志太
平真君七年三月詔云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言無有可知佛
非匈奴種也後漢安帝末班勇列西域奉浮屠是爲創獲並檢
張騫所記止言地多暑溼法顯記亦言新頭河有經律張騫所
不到漢書亦不言佛是班固法顯范蔚宗所見張騫遺說中無
浮屠而魏書釋老志言騫自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
竺始聞有浮屠之教僧徒及事佛者所言若此豈復有一可信
者後漢書襄楷傳云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魏志注引魏畧
云臨兒國浮屠經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爲老子西
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魏書于闐傳云于闐西五里有比摩

寺言老子化胡成佛之所故址猶存而道士所撰化胡經語多
貶斥云胡王不信老子老子神力服之方求悔過自髡自翦老
子大悲憫其愚昧爲說權教隨機誠約皆令頭陀乞食制克頑
之心赧服偏衣挫強梁之性割毀形貌示爲黥劓之身禁約妻
房絕其勃逆之種又偽造一魏明帝序辨正論據晉世雜錄云
道士王浮實作此書齊張融三破論又申之云浮屠言屠割也
僧曰喪門言無生也僧徒不忍其誑乃移佛於老前指稱恒星
不見以冀符中國良絕之占而元妙內篇又卽其四月八日之
說而移其年於老後法顯遂決棄恒星不見之義謂佛是殷時
生其守恒星不見之義者鄴中記言四月八日九龍銜水浴太
子之象宋書劉敬宣傳言四月八日灌佛及魏書釋老志俱在
化胡經後吳志劉繇傳言廣陵浴佛設酒飯不言其日蓋初學

外域行佛後人引之於四月八日不知化胡之事止是漸教釋
迦文佛未出世之先西域行老子化於釋迦文佛何害故東漢
時佛國自承之迨化胡經出同於惡詈僧徒亦偽造周書異記
莊王別傳三備卜經法王本紀法本內傳列仙傳序古錄舊錄
傳毅異記又偽造郊祀志吳書及張騫王遵闕澤之言孤陋鄙
儒亦因言周書記異列仙傳序論衡奇書怪簡以誕相勝以妄
爲常道詐而悍僧拙而狠則致釁有由而作僞有迹是說也吾
思之十年讀化胡經遺說而始知之

觀世音菩薩傳略跋

元大德丙午歲趙魏公管夫人書刊觀世音菩薩傳略謂菩薩
爲妙莊王第三女名妙善蓋元僧所述既裝成冊閱明胡應麟
莊嶽委談譏其謫陋無識案宋朱弁曲洧舊聞云蔣之奇因僧
懷晝說取唐僧義常所書大悲之事則此說唐已盛行今世所
演蓮海記其事亦然乃謂其以猛勇丈夫易爲女子此所謂知
其一不知其二真蔽固之談也嘗覽佛書秦譯維摩詰所說經
不二法門品有不胸菩薩菩薩卽觀音也梁曇無讖譯悲華經
云過去散提嵐界善持劫中時有佛出名曰寶藏有轉輪王名
無量淨第一太子名曰不胸發菩提心衆生念我天耳天眼聞
見不免苦者我終不成無上菩提寶藏佛言汝觀一切衆生欲
斷衆苦故今字汝爲觀世音劉宋曇謨竭譯觀世音得大勢受

記經云昔於金光師子遊戲如來國彼國之中無有女人王名威德於國中入三昧左右二蓮花化生二子左名寶意卽是觀世音右名寶尙卽是得大勢觀世音爲普光功德山王如來得大勢爲善住功德寶王如來據此二經觀世音菩薩出世不作女身而其示見中國實事可徵及秘記所傳則與傳略說合蓮社高賢傳曇翼見法華普賢大士正是女身北齊書徐之才傳云武成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身長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是女身也隋書北史王劭傳並云隋文皇獨孤皇后秘記言是妙善菩薩卽妙莊第三女妙善故秘記以之比况皇后是隋時已有此言亦女身也法苑珠林云齊建元元年彭子喬繫獄誦觀世音經有鶴下至子喬邊時復覺爲美麗人子喬雙槓自脫是亦女身也唐太宗長孫皇后小字

觀音婢是觀音亦女身也秦隋唐所譯各經清淨觀世音說普
賢陀羅尼經云及見天人請受佛法楞嚴經第六云觀世音尊
者白佛言若有女人好學出家我於彼前見比邱尼身女王身
國王夫人身命婦身大家童女身而爲說法妙法蓮華經觀世
音普門品云佛言觀世音見比邱尼身優婆夷身長者居士宰
官婆羅門婦女身童男童女身而爲說法觀世音本兼觀自在
義梵本有異同譯者分爲二人唐有不空譯葉衣觀自在菩薩
經金剛手菩薩請觀世音菩薩說葉衣觀自在菩薩陀羅尼一
卷則唐人以觀世音觀自在爲二人明甚妙法蓮華經又分出
妙音菩薩品云菩薩見比邱尼身優婆夷身長者居士宰官婆
羅門婦女身童男童女身乃至於王後宮變女其事與普門品
同當反復思之法華二品本是一章普門品乃觀自在妙音品

乃觀世音譯者兩存之故疑誤其名示不敢專定又管夫人所
采傳略其本傳言王三女長妙音次妙緣三妙善今妙音見妙
法蓮華經妙善見隋書法華言於王後宮變女屬之妙音檢隋
時天台智者觀音義疏云觀世音於王後宮見女身者王者禁
固不得遊散化物爲難益知妙音品卽觀世音今常德武陵梁
山觀音寺有碑言宋孝建中妙音住錫于此唐天寶中改寺額
爲壽光有梵僧至開妙音塔見金鎖連環骨滿鉢以錫橫擔之
冉冉而去乃奏復爲觀音寺是唐時亦以妙音爲觀世音妙法
蓮華經多此一章也北夢瑣言唐懿宗喪同昌公主見左軍觀
音像陷地四尺左右言陛下中國之天子菩薩卽邊土之道人
意指公主爲觀音示身亦是女身夷堅志丙集董性之母癸集
許洞妻見觀世音皆婦人而大唐西域記摩揭陀國有漕矩吒

閩商人建窣堵波言南海遭風同聲歸命觀自在菩薩俄見沙
門凌虛而來捉溺不踰時而達本國述異記僧法義歸誠觀世
音夢一道人爲治病冥祥記太平廣記畢覽逃竄誦觀音經見一道

人示途張興妻繫獄念觀世音夢一沙門使逃法苑珠林王球
繫獄念觀世音夢見沙門遂蒙原有所見爲沙門蓋不必是
觀世音親見也唐僧伽大師傳云中宗問萬迴萬迴言僧伽化
身觀音也引普門品見比丘身而爲說法眞弔詭之辭不足爲
據趙宋僧知禮觀音元義記云觀世音卽眞身義普門示見卽
應身義眞是內證之智應爲化外之身若以爲憑虛烏有實無
其人則又非也涼譯大方等大集經寶女品云寶女爲舍利弗
說一切法佛說寶女前爲轉輪王今以方便示女身普譯寶女
所問經亦同前王後女各歸一是觀世音極幻人之術一以慈

悲爲主婦女既是示見之身則從無量淨王威德王出世之身
佛坐聽法見尊者相卽猛勇丈夫亦示見之一不能謂爲觀世
音時是男身也觀世音爲女身其事見於南北朝名妙音妙善
則隋秘記引之唐菩提留志譯有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
羅尼身經宋法賢譯有觀自在菩薩母陀羅尼經是觀音必女
身而說歧於法華至唐僧義常宋僧懷畫復理女身義遂成此
傳略明人胡應麟王世貞覽太平廣記中報應二卷摘其數事
謂古時觀世音無婦人相李贄作觀音問言大道不分男女致
士人妻女若狂見明萬曆三十年閏二月禮科張問達疏豈非道聽塗說爲管夫人
所笑哉王世貞作觀音本紀不能多覽佛書爲之參考故所說
多誤傳略言妙善欲學道王爲招婿不從使爲僧奴又燒之又
棄市皆得脫王病斷手眼和藥進王王愈見妙善血淋被體顚

天完之少頃手眼已千數矣後父子同沖舉案大悲心陀羅經則云菩薩言昔千光王靜住如來爲我說咒我於是時始住初地超第八地乃至身生千手千眼其言神幻無由指實周有耶舍崛多譯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唐有元奘譯十一面觀世音神咒心經不空譯十一面觀自在菩薩心密言念誦儀軌經菩提流志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羅尼身經智通譯千手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伽梵達摩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大悲心陀羅尼經不空譯金剛頂瑜珈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修行儀軌經楞嚴經卷六至云現八萬四千槃迦羅首母陀羅臂清淨寶目按梁書扶南傳云俗事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梁時扶南多進佛說此天神卽觀世音觀世音本慈氏

教也聖觀自在菩薩不空王秘密心陀羅尼經言補陀落伽山而傳略言老人啖以仙桃導至香山修煉得道香山在蔥嶺西非額納特珂克之補陀不空譯八大菩薩曼荼羅經亦言聖觀自在菩薩補陀落伽山宮殿大唐西域記言南海僧伽羅王依孤山式供養觀世音菩薩蓋補陀一在額納特珂克海中一在西藏今布達拉山一在廣東南海宋丁謂朱崖詩云且作觀音菩薩看海邊孤絕寶陀山由隋唐西僧多從此道歸中國也今則爲浙江之定海寧波府志云東海梅岑山卽普陀落伽山上有寶陀寺唐時日本僧慧謬留五臺觀音瑞像于此宋郭象睽車志云紹興時四明巨商泛海十餘日抵一山飯僧得丹竹一莖前至一國有老叟見其竹曰補陀落伽山觀音坐後旃檀林紫竹也後遂於此立刹亦謂之南海世人奉觀音者真傳拾遺

太平廣記云晉竇傳爲呂護所俘傳先亦頗聞觀世音專心屬念鎖

械緩解逃免沙門支遁爲謝敷具說其事觀音義疏云晉謝敷作觀世音應驗記齊陸杲之又續之神異久著觀音元義云曇摩羅懺法師亦號伊波勒菩薩沮渠蒙遜有疾患法師日觀世音與此土有緣乃令誦念患苦卽除陳徐陵東陽雙牀寺傅大士碑引停水經云觀世音菩薩有五百身在此閻浮提地示同凡品教化衆生彌勒菩薩亦有五百身在閻浮提種種示現利益衆生此黃教指釋迦文紅教爲凡品而黃教自爲教化之證今滎陽有唐武德五年陸德明石碣言秦王平王世充竇建德還軍廣武夜雨東南雲際光皎射天見觀音菩薩全身像王頓首拜瞻敬於其地建觀音寺杜陽雜編唐文宗食蛤蜊中有二人形眉目端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茵茵上置于檀香合

賜興善寺宣聖志云唐文宗以鼎烹雞卵方然火鼎中有聲微
如人言羣呼觀世音菩薩聲甚悽咽因頒詔郡國各於精舍俵
觀世音菩薩像遼史禮志云太祖幸幽州大悲閣遷白衣觀世
音像建廟木葉山尊爲家神中外香火因緣當由此盛民間及
軍士私奉者不備記也魚籃觀音則由俗人謠傳佛說七月十
五日救面然餓鬼面然者觀音變相以附目連孟蘭盆經孟蘭
盆者正言孟蘭婆那言救餓如解倒懸而俗謠魚籃觀音感應
傳言唐元和十二年出陝右金沙灘美女子持籃賣魚卽鎖骨
菩薩唐阿諦瞿多譯佛說陀羅尼集經有觀世音部有馬頭觀
世音菩薩法印咒品宋僧壽涯題魚籃觀音至云馬郎納敗還
盡幾多菩薩債此大妄也白衣者清淨觀世音菩薩說普賢陀
羅尼經云若造像觀音坐華屋著五色衣胡跪合掌面向佛看

聽佛說法下作毗陀天女互跪坐手奉花冠著白衣上向菩薩
佛說大廣曼殊室利經觀自在菩薩受記品云觀自在菩薩從
右目瞳放光流出妙女禮觀自在持青蓮花瞻仰而住此卽白
衣及童子拜觀音之所由起咸淳臨安志云晉天福四年得奇
木刻觀音大士像錢忠懿王夢白衣人求治其居王感悟卽其
地建天竺看經院白衣本毗陀天女而俗人名爲白衣觀音洪
皓松漠紀聞云長白山蓋爲白衣觀音所居則其說始五季佛
正法衣赤而此陀羅尼言觀世音著五色衣是不專事寂滅又
天帝釋婆羅門皆衣黃侯鯖錄言唐末豫章有觀音黃衲則觀
音自有師法兼通佛法又護佛法不得謂卽釋迦一派也宏明
集釋智靜作微廣文云使持節匡教大將軍錄魔諸軍事羣邪
校尉中千王觀世音吸釋道安作又加十九天都督此與寶林

破魔露布言使持節都督恒沙世界諸軍事征魔大將軍淨州
刺史十地王臣金剛藏同一寄寓之言然古時僧徒尙知觀音
爲護法之神故佛經佛於觀世音俱表異之不全待以弟子之
禮宋胡寅龍王山慈雲寺佛殿記云湘潭隱山大禪寺嘗有住
僧創意徙佛右廡改殿爲閣刻木像高三丈爲千手觀世音紹
興時僧法讚改如常制寅以爲得人生在三尊師之義是不知
派別之言今西藏黃教乃觀音派亦沿紅教法以觀世音爲伽
藍攷格此爲失之余讀漢譯佛說安宅神咒經行中有觀世音
菩薩唐譯隨求卽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言佛說書寫此咒
者於咒心中作觀世音及帝釋形心異其事因廣徵之今日見
此冊條比事附就其異同皆有陳義好古論世之君子所當知
者嘉慶八年太歲癸亥八月二日甲子跋於縣東門賃舍

觀世音菩薩名義考

觀世音所以止稱菩薩者觀音義疏云菩薩外國言爲摩訶菩提質多薩埵維摩詰所說經佛國品僧肇注云菩提者佛道薩埵者大心有入佛道之謂實則大般若波羅密多經菩薩品云菩提不生薩埵非有薩埵者好施之意言以善施爲事妙法蓮華經文句云菩薩形不檢節迹無定處旣不同俗復異於僧處季孟之間故居中又天人著生死菩薩不訢不着居中求宗故在兩間又涅槃天人皆大薩埵豈復耽染又菩薩自言衆生不免苦者終不自取無上菩提普超三昧經云文殊深入菩提故不取道於佛則菩薩在佛家以救度爲心不專尙清淨者果僧佑出三藏記集云舊經衆佑新經世尊舊經扶薛新經菩薩其實扶薛菩薩偕對音不比衆佑世尊義有新舊之別菩薩

品位宏明集笑道論云觀音極位大士劉宋譯佛說觀無量壽
佛經云第十觀觀世音菩薩觀音元義記云如來藏經觀音文
殊皆未成佛案菩薩與佛品位本通吳支謙譯佛說釋摩男本
經云佛言我爲菩薩時常念樂少苦多晉法護譯等集衆德三
昧經云佛告賢者我憶往昔爲菩薩時唐譯清淨觀世音菩薩
說普賢陀羅尼經云觀世音菩薩白佛言我從過去月光佛所
受此普賢陀羅尼北齊譯大悲經云觀世音過去劫中已作佛
竟名正法明如來大悲願力安樂衆生故現作菩薩觀音三昧
經云觀音先已成佛號正法明如來釋迦爲彼佛作苦行弟子
觀世音授記經云觀世音次阿彌陀後當成正覺名普光功德
山王如來趙宋重譯大阿彌陀經光明大小分云阿彌陀佛有
二菩薩皆爲第一一名觀世音一名大勢至常在佛側使往他

方如佛分身遞次作佛分云彼佛槃泥洹觀世音菩薩乃當作
佛其次大勢至菩薩作佛施護譯佛說聖觀自在菩薩不空王
秘密心陀羅尼經云此言菩提者卽是正慧薩埵者卽是方便
作大饒益畢竟當成佛也或言未成佛或言已成佛或言當成
佛而阿彌陀願宏文殊志深觀世音心堅皆慈氏教非覺氏教
也所以名觀世音者傳略云徧觀古今之世音普察人間之善
惡故有觀世音之號案妙法蓮華經普門品云佛言觀世音菩
薩稱名卽時觀其聲音皆得解脫楞嚴經第六云觀世音菩薩
白佛言憶昔無數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觀世音教我從聞思
入三摩地我供養觀世音如來授我如幻聞熏聞修受云不
自觀音以觀觀者令十方衆生觀其音聲是古所譯觀世音之
義而又有觀自在義隋天台智者觀音元義云今言觀世音者

西土正言名曰阿耶

一作那

婆婁吉低輪妙法蓮華經文句云觀

世音者天竺言婆婁吉低稅思益明宋濂觀音畫像贊云梵言
阿縛盧枳伐多唐言觀世音今檢大唐西域記云阿縛盧枳底
濕伐羅唐言觀自在也阿縛盧枳多耆觀也伊室伐羅耆自在
也舊譯光世音或觀世音或觀世自在皆譌其說蓋以觀自在
爲義唐義淨求法高僧傳親在西域亦云觀自在不空亦譯觀
自在說普賢陀羅尼經又師會般染心經略疏連珠記言觀自
在者鎮國謂三業歸依十通隨應鑒無遺照義無不周其或曰
觀世音者梵言婆羅枳底耆觀世梵言濕伐羅耆自在攝伐多
耆音梵有二本故譯有二名觀世音菩薩授記經釋道應音義
云梵言阿婆羅吉底舍婆羅此爲觀自在天竺多羅葉本皆是
舍婆羅雪山以來經本則作娑婆羅其譯爲音或譯爲觀世音

當以舍婆兩音相近遂致譌失蓋明繙譯者皆主觀自在義妙
法蓮華經普門品云佛言觀世音菩薩能以無畏施於衆生又
云娑婆世界皆號之爲施無畏者楞嚴經第六云觀世音尊者
白佛言我從耳聞圓照三昧緣心自在因入流象得三摩地成
就菩提斯爲第一鳩摩羅什般刺密諦本是梵人譯此二經名
是世音義兼自在則觀世音名必非譌誤又千手千眼大悲經
則稱觀世音自在菩薩兼兩名之又唐不空譯葉衣觀自在菩
薩經則云金剛手菩薩請觀世音菩薩說觀葉衣觀自在陀羅
尼分作兩人而習法護譯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服中云光世
音得大勢不知光字從何取譯梁僧佑出三藏記集云舊經光
世音新經觀世音按觀世音所說行法經一卷行檢開元釋教
錄已是漢錄舊經不作光字蓋裕僧所傳有作光者西域記衆

經音義皆以爲謬是也此觀世音菩薩之名義也

紅教黃教論

西域佛分二教曹魏時譯七佛父母姓字經有婆羅門種剎利種婆羅門佛衣黃剎利佛衣紅剎利釋迦文佛繼婆羅門佛後始衣壞色紅衣經律所說則由閱世增飾隋譯佛本行集經剃髮染衣品云獵服袈裟唐譯略教戒經則作染衣法苑珠林云袈裟秦言染衣是也蓋釋迦文佛成道時其地方行第六佛教教師多衣黃佛自染衣作壞紅色其徒衆從之佛本行經云佛爲太子時作瓶天子化作一人剃頭翦鬚衣色純赤不同白衣在車前行乃剎利紅教之先兆魏書釋老志云漢世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牟融理惑論云今沙門剃頭髮衣赤布謂漢時西僧依其本法其後雜色則中土學佛者服也釋老志泰常八年十月戊戌寇謙之得錄圖真經經云佛弟子皆髡形染

衣諸天衣服悉然是所見皆染衣法苑珠林云宋費崇先見福遠寺欽尼客儀端嚴著赭布袈裟是具儀必著赭唐支謙譯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云苾芻被盜盜被收外道認苾芻赤石染服其言若今旨領賊賊言外道認苾芻赤石染服知外道不以赤石染惟苾芻赤石染也未趙汝适諸番志周去非嶺外代荅並云真臘僧有室家者黃衣其寺居戒律精嚴者紅衣蒲甘僧則皆黃衣蓋真臘兼二教蒲甘則黃教也元李志常西遊記卷上云陰山後回紇二小城近鼈思城僧皆赭衣則皆釋迦文派其緇衣者中國僧常服譯經者就所見爲存其名於經魔嬈亂經云剃頭沙門以黑纏形海龍王經云世尊脫身皂衣分與諸龍願歡夷夏論云剪髮緇衣羣夷之服皆以所見推之四分律袈裟音義云此言赤血色衣其色濁赤然則或言皂緇黑者

以初譯時見濁赤近緇黑因以實之世名紅教爲黑派亦以濁
赤也宏明集釋法明云吳時衣黑衣宋書言文帝時慧琳道人
孔頴目爲黑衣宰相北齊書上黨王煥傳云術士言亡高者黑
衣由是上出行不欲見沙門以僧衣黑故也辨惑論云周祖以
前忌黑齊宣欲誅稠禪師周祖曰我名黑獺足以當之旣入關
中令僧衣黃西陽雜俎又言北朝僧尼有白布法服青布袈裟
是漢西僧衣濁赤卽壞色紅衣其後中土僧有濁赤皂緇黑青
白字文周時衣黃實皆紅教也明史烏斯藏大寶法王傳云洪
武五年十二月賜紅綺禪衣及鞵帽是釋迦文以後明以前西
土皆以紅教爲正派其黃教自仍舊爲一派佛本行集經教化
兵將品布施竹園品並云忉利天帝釋化作梵志身著黃衣左
持深瓶右持杖梵志爲第六佛婆羅門種師嘗與第七佛爲難

者侯鯖錄云唐末豫章有觀音禪衲今天下皆謂黃袍爲觀音衲觀音深入菩提爲持世之人與帝釋同願力曇摩竭譯觀世音得大勢受記經云華德藏問他方菩薩何人得此三昧佛言觀世音得大勢二大菩薩則觀世音於第七佛爲他方本第六佛教亦依第七佛時婆羅門依第七佛者皆體著袈裟獨觀世音黃服或五色衣終不著袈裟故黃教入中國者觀音爲始僧徒皆貿貿然也三國志烏丸等傳注引魚豢魏略云臨兒國浮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毛青爪赤如銅此言儂像其身服色黃服是衍文此皆言身相不應及服舍利弗問經言有五部黃赤皂木蘭青謂之五種律衣唐西域傳濫波國言集衣爲襪黃赤不同則兼外道言之亦知五種各不相入也那揭羅曷國言有佛損壞細經袈裟其色黃赤蓋年久不辨唐義淨南海寄

歸內法傳著衣法式云染作乾陀及或用地黃黃屑或復剉紫黃等此皆宜以赤土赤石研汁和之或用裏心赤土赤石土紫據此則西域唐時黃教以紅教福力強盛其染黃者尚和以赤汁蓋黃教爲帝釋爲轉輪聖王爲梵志爲魔剌利目之爲婆羅門四外魏譯賢愚因緣經二梵志受齋緣品云波羅門受八齋其婦曰君是梵志自有戒法緣何乃受異道之齋當語諸梵志使驅擯汝不與會同唐譯須摩提女經三摩竭經並云滿富城梵志求舍衛城阿那邠即女爲兒婦報曰種姓財貨足相儔匹但所事神祠與我不同荅曰我等所事自當別祠此女所事別自供奉是紅黃二教別也曇無蘭譯佛說梵志額波羅延問種尊經云婆羅門種初生時從口中出今世人反從下出死乃上天是第七佛時娑羅門不信剌利佛能上天也剌利之言爲田

主取祖婆羅門正言爲婆羅賀摩舍衛貴種其前三佛福力
必有大勝之時當明永樂時宗喀巴喇嘛初習紅教既深觀時
數卽會衆自染黃帽其事與釋迦文佛染濁赤色衣同宗喀巴
乃觀世音分體之光化生本性不昧常在輪迴神宗時柯套諸

部迎宗喀巴派答賴喇嘛鎖南堅錯

還音字依明史今鄂爾多
斯述之音爲索那拉嘉木

贊至青海飲長生水部落數十萬無淫逞者黃教遂顯紅教弱

矣大集經云佛滅度後五百歲解脫堅固五百歲禪定堅固五
百歲多聞堅固五百歲福德堅固五百歲門靜堅固佛以漢明
帝時滅度宗喀巴自立教而亦奉之鎖南堅錯與張居正書自
稱釋迦牟尼比丘耶正福德之限其事至隱而甚顯魏書釋老志
釋迦繼六佛而成道又言將來有彌勒佛方繼釋迦而降世以
彌勒之言屢啟亂階見於史冊不知彌勒卽黃教與紅教異派

者也故特表之以杜流傳之妄僧徒或託言宗喀巴爲文殊室
利第五十四轉世西藏昭寺則以覺釋迦末尼爲唐公主從勝
皆愚鄙失實又禪悟逃空則曰釋典微妙豈關紅黃不知尚白
則殷王尚赤則周王不關微妙也深識正慧惟釋迦文佛觀世
音菩薩宗喀巴喇嘛三人者知之矣

天主教論

西域有叢神謂之天祠有主祠者如巫覡至其教成其徒惟奉本師不復奉天神勢則然也魏譯賢愚因緣經摩訶令奴緣品云過去提婆令奴王將至天祠泥木天像起身爲禮前王五百子中設至天祠自禮天像諸餘泥木天像悉不作禮降六師緣品云摩訶賒仇利王有先祖天祠弓貝恒迦達緣品云恒河邊有摩尼跋羅天祠毗沙門王白帝釋言我有一臣摩尼跋羅有輔相從其祠求子大唐西域記云尸棄尼國王子死僞問天祠神主猶言當瘞王怒殺之投其神像於河是所謂天神者事火事日又雜兼衆神所謂主者廟祝如馬韓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曰天君也其人非一惟耶蘇能成大宗耶蘇亦作爾息亦作爾微對音字不能審也其先立教者則爲阿羅訶亦作阿羅

通隋譯佛本行集經問阿羅邏品云佛出家後向毗舍離城路
遇仙人姓迦藍名阿羅邏仙人言五大者地大水大火大風大
空大我及無相名本性體又總論義例空有宗體一切皆向菩
薩而說菩薩欲供養尊者阿羅邏言師有多種彼等實勝菩薩
又問劫盡阿羅邏默爾微笑菩薩背去何羅邏言惟願仁者所
行之處常得吉祥於是菩薩遂行荅羅摩子品云菩薩往問羅
摩子優陀羅又舍去義諦各含遂留異派梵天勸請品云經陀
羅作飛貍阿羅邏在邊地作主佛以不奉佛之地爲邊地晉書
鳩摩羅什傳云羅刹者外國誑誑道人也則佛成教時阿羅邏
已爲王領羅刹立天主教矣隋天台智者妙法蓮華經文句云
提婆羅跋忍此云天主教世法苑珠林云智度論提婆那因
素言天主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藥王本事品云帝釋於三

十三天主施護譯佛說大堅阿婆羅門緣起經云帝釋天主支謙譯佛說八師經云三者不得犯人婦女或爲天主邊人所知臨時得殃其言天主非今天主教之天主謂富貴人主其言天主邊人則兼舍衛城習羅刹教之刹利婆羅門及真羅刹言之吳譯經已有其目時其教未至中國故他譯經不深知耳佛時乾闥婆阿修羅皆其教佛初欲供養阿羅邏而阿羅邏辭之蓋以種姓不同各有福力故傳之耶蘇其教始盛耶蘇生當漢哀帝元壽二年景宿告祥在如德亞地後六十年佛滅度見神於漢明帝則耶蘇較幼於佛唐建中二年大秦寺僧景淨立景教流行中國碑言大秦寺始貞觀十二年七月按通典職官二十二視流內有薩寶薩寶府祇正視流外有薩寶府祇祝薩寶府率薩寶府史注云武德四年置羣胡奉事取火咒詛貞觀二年

改波斯寺開元二十年禁民習末摩尼法天寶四年改波斯寺
爲大秦寺其言不相應碑稱三一妙身元真主阿羅訶又稱
其母爲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云室女誕聖於大秦又言阿羅
訶存鬚削頂七時禮讚七日一薦則兼摩尼法而冥報記云貞
觀時馬嘉運入冥知王五戒死爲天主卽今所謂天主則其時
中國人知其教矣明萬曆九年其人復至廣東二十九年至京
師明史云禮部郎中徐如珂召天主教二人授以筆劄所記舛
繆不合同同幹爾塞經則云爾撒聖人者亦阿丹聖人之後
立教敬天爲主傳徒繁盛戰勝攻克或通其妻託求異術爾撒
告妻畏人縛髮妻於是夜暗繫其髮仇至遭擒便被殺害其徒
憤恨天不垂佑乃奉天主不復事天天主教則言耶穌行教國
王磔之十字架上其徒所傳艾儒略萬物真源馮秉正聖言廣

益全編及真詮自證等經元耶無可採語十字架者景教碑所言判十字以定四方者也賢愚因緣經優婆鞠提緣品云梵志或事日月翹脚向之或復事火朝夕然之卽通典注言大秦胡事火咒詛也西域記云鉢羅那迦天祠人露形旦上高柱一手執柱端一足躡旁杙一手一足虛懸向外視日影求出生死所謂裸形求仙是尼健法然則十字架者高柱及杙後不事日猶留其式耶蘇母抱耶蘇手執十字架者懸弧矢意也耶蘇裸體張十字架上者耶蘇以他事被殺而遺像具生時露形上高柱翹手脚視日也其徒文言之則曰定四方妄言之則曰耶蘇磔於十字架不悟立十字止上下及兩方耶蘇誠磔死架上何忍賣其受慘刑具頂禮之且耶蘇母何爲以弄其兒哉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阇那云苾芻不敬事天神亦勿欺淩是專指天主教

言之時天祠猶散布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云諸外道先有九十六部今但十餘齋會聚集各爲一處是猶同赴齋請其截然分土不知始於何時今天主教皆羅刹力距佛佛以羅刹名被之夜叉戾厲洋人巧器亦呼爲鬼工而羅刹安之其自言知識在腦不在心蓋爲人窮工極巧而心竅不開在彼國爲常在中國則爲怪也乃好誘人爲之而自述本師之事亦不求所本然則耶蘇在羅刹爲持世之人而他部之人入其教則亦無心肝之人矣

陳王廟徵文

道光十三年五月十八日

上諭祁墳奏神靈禦災捍患請賜給封祀一摺着禮部議奏欽此廣西巡撫邱抄原奏賀縣芳林渡附近忠佑廟供奉陳王神像始自宋代查府縣志載神姓陳氏逸其名生於隋代住居賀縣屢顯靈應累封至惠靈公復查廟內懸有舊額載宋紹興時岳飛破曹成藉神呵護因贈忠佑廟額嗣後嘉泰間封顯應侯嘉熙間加封孚佑侯淳祐間兩次加封廣惠靈濟侯前明加封惠靈王雖與志乘互異惟歷次加封確有可據云云今按平樂府及賀縣志與廟中舊額所列神之結銜絕無所出惟言神姓陳氏生於隋代宋岳飛贈忠佑廟額則必陳果仁也果仁見唐書沈法與傳全唐文有徐鼎臣冊贈武烈帝碑文及釋德宣隋

司徒陳公捨宅造寺碑此二文甚冗長皆果仁事德宜碑云陳公諱果仁字世威先世自潁川居常之長城夢梁錄外郡行祠引會要云仁和顯佑廟唐武德時廟祀封忠烈公梁加封福順忠烈王後周封帝號宋政和時賜廟常州以帝號非禮易曰福順武烈顯應昭德王爲忠佑廟咸淳二年臨安尹潛阜墅所雪顯靈申朝賜爵遣吏緘詞送忠佑廟又別告顯佑行祠今檢宋會要不可得而唐書全唐文夢梁錄三書符合不可復治志乘之說應正神名曰神姓陳氏諱果仁字世威也或作仁杲或作杲仁者傳寫誤也至其封號惠靈公惠靈王云明時封者不見冊籍大明會典八十八各處祠廟有常州陳司徒廟注云祀隋臣陳果仁是廟在祀典獨無封號其見他冊籍者夢梁錄引宋會要言唐封忠烈公梁加福順忠烈王後周封帝號宋改爲福

順武烈顯應昭德王全唐文武烈帝碑言神高標明紀禮聘真
王則神實有王號洪邁容齋隨筆中有禮寺失職一條云予請
封江神爲帝禮寺不可今蔣廟陳果仁祠亦稱帝則據俗間沿
南唐事言之非可爲訓至陳王顯靈常州府志劉宗浩有武烈
帝實錄言沈法興剽掠神見形黑雲中發神矢斃之其言不可
信神本事法興法興自沈江死也其唐忠烈公之封劉錄謂乾
祐中以陰兵助裴瓌討王郢廣明之亂神力示見賊不入浙西
加封威應梁開平中封福順王楊氏時封忠烈王宋陳彭年江
南別錄云元宗時周師逼壽州錢塘乘虛圍常州命將軍柴克
宏往救常州有故隋將陳果仁祠克宏將戰夜夢果仁曰吾遣
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錢塘陣南唐師繼之乃大破之
斬首萬餘遂解常州之圍今廣西稱縛匪犯於廟中夜乘兵倦

解縛突門官兵捕時神廟屋瓦皆飛事竣墻垣戶牖半毀而神像完整如故其助順與雅記相應至賀縣神祠則陳果仁之司徒祠忠佑祠自淮以南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甚多神實常州人不必言賀縣居住廣西稱厯經戰陣著靈且遇旱澇祈禱厯應實爲一方庇護江西沙河廟額記亦言宋乾德二年神見於土步門以船粟賑饑檢咸淳臨安志云嘉定六年臨安以禱雨靈應乞加封咸淳二年京尹潛說友初郊祈雪籤繇響荅上問仍王爵是神司旱潦亦與雅記相應

韓文靖公事輯

韓文靖公熙載字叔言唐北海人弱冠擢進士第後唐同光中

北海軍亂推熙載父光嗣為留後天成元年八月平北海光嗣

見殺熙載奔吳

馬令普傳通鑑

時吳順義六年也上狀徐知誥曰熙載

本貫齊州隱居嵩嶽雖叨科第且晦姓名今則慕義來朝假身

為賈出青山而納履渡長淮而棄繻謬處士倫與知人理足以

副明君之弊善恢聖代之樂賢

江表志

知誥納之熙載時年十九

歐史南唐世家

其家故富豪好侈汰不為知誥所禮

釣磯立談

又以熙載早

奮名場疎傳未更事

陸游南唐書傳

熙載匿迹讀書溧水縣南無想山

禪寂院

江南通志

又放蕩嬉戲不拘名節里民趙氏女有美色禮娶

之連補和常滁三州從事不以介意

馬書傳

知誥受禪復姓名李

昇是為南唐烈祖

馬書紀

除熙載秘書郎輔元宗於東宮熙載談

笑而已不與世務

馬書傳

烈祖昇元七年元宗立改元保大熙載

時爲太常博士上疏曰踰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弗可以

訓時雖是其言而制書已行遂改元

馬書紀

拜虞部員外郎史館

修撰始言朝廷之事所當條理者又吉凶禮儀不如式者隨條

舉正之宋齊邱之黨大忌之烈祖山陵元宗以熙載知禮使兼

太常博士時江文蔚判寺事皆咨於熙載

馬書傳

烈祖廟議咸謂

統繼昭宗合稱宗熙載議以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

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號稱祖遂定稱

烈祖元宗益重之擢知制誥

宋史南唐世家

熙載性嫻朝直多闕爲馮

延己所劾罷其職

馬書傳

熙載元宗舊僚驟見任用在朝挺挺諒

直不附權要以是見擠

釣磯立談

保大四年宋齊邱薦陳毗爲福建

路宣諭使往說陳仁達入覲仁達不從贊等還至建安矯制發

建汀撫信兵及防戍兵掩其不備徑至城下時魏岑撫漳泉聞
覺起兵遂發兵應覺元宗怒馮延巳等為言兵已行不可復止

乃以王崇文為招討使王建封為副使益兵以會之馮延魯為

南面監軍使魏岑為東面監軍使陳覺為諸軍監軍使攻仁達

馬書時晉開運三年也契丹犯河南晉主北遷五代史熙載勸

元宗北伐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當在今時若戎王北歸中

原有主安輯稍定則未可圖也馬書乃以連兵南閩未遑北顧

歐世劉知遠主中原是為後漢五代史覺等兵既結仁達送款

於吳越九國志吳越以兵三萬應之覺等又互爭功攻取進退不

相應諸軍皆潰元宗大怒時馮延巳為宰相宋齊邱位三公為

稍解之延巳延魯覺岑及查文徽以邪佞用事時人謂之五鬼

又與齊邱馬書元宗既鎮覺等至金陵而不殺歐世熙載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晉求日益齊刻

上書馬書

曰臣觀覺等罪不容誅齊邱延已內爲請謝以之得

全夫擅興者不罪則疆場生事喪師者獲全則行陣解體請行

顯戮以重軍威元宗曰齊邱延已有自咎之表無請赦之辭覺

等五木被體一家狼藉永不錄用與死何殊乃流覺鄆州延魯

舒州馬書

齊邱等怒誣以醉酒猖披自虞部員外郎貶和州司

士參軍其實熙載生平不能飲卽飲涓滴而已

徐鉉作墓誌馬書傳鈞或立談

宋齊邱初佐烈祖時召陳俊傑布在班行熙載及孫晟等皆有

特操及晚年惑於陳覺馮延已等更疎薄平素所知弊者新進

用事之人聲勢氣餒往往炙手可熱一日晨以言規齊邱熙載

聞日復往見曰今旦出郊見小兒爲飛鳶之戲竊有所感激也

今爲相君言之可乎齊邱曰願聞之熙載曰夫飛鳶之初逝也

其絲發於輪綬急在掌握之中或上或下蓋惟羣兒所欲爾及

空迴風迅線尾端直時或激昂動搖羣兒相謂曰此名索線也
棋不可縱縱卽斷線而去矣執輪者心知其如此獨念其決起
可以快一時之觀而又力有所不能加力不能加則雖欲不縱
亦不可得也旣縱之後砰砰焉如鼓危弦其聲琮琤忽一得勢
則大挽裂以去或盤踞太虛之上或沒於滄洲杳渺之外或冒
於積莽翳蒼之間羣兒驟斷緒窮荒徑盡日力而不可得踵決
衣穿而返至爲其親加扑捶焉嗟乎天下事大有似此者願相
君以爲念齊邱曰日者無忌有言於齊邱之心鼎鼎然今叔言
之辨可謂微矣吾方思之無忌孫晟字也及馮陳查魏之黨成
齊邱退居九峯之谷一日晨起攬鏡歎曰吾面有慚容應愧孫

無忌韓叔言也

鈞磯立談

卒餓死青陽

市唐近事

熙載旣赴和州久之移

宣州節度推官徵還復眞部員外郎遷郎中史館修撰賜紫俄

而拜中書舍人

墓誌

制誥典雅有元和風

九國志馬書傳

保大九年中原

郭氏立是為後周時議用兵北方熙載諫曰郭氏姦雄雖立國

未久而為理已固兵若輕舉非獨無成亦且有害時距用兵伐

閩六年矣熙載既以用兵非時諫元宗猶遣李金全等耀師淮

上周人數來侵奪乃盡失江北地以齊王景達為兵馬元帥而

起陳覺監之熙載諫曰莫信於親王莫重於元帥安用監之不

聽

馬書

時國用竭交泰元年熙載議以鐵為錢先是錢一當

舊錢十鐵錢大小一如開元通寶文亦如之徐鉉篆也以一當

舊錢二

歐世家

錢大行公私便之

泉志

拜戶部侍郎充鑄錢使

此依

墓誌

文歐史世家云以

熙載為侍郎鐵錢使後錢貨漸弊頗悔之

馬書

徙秘書監復

拜吏部侍郎及新錢行拜兵部尚書充勤政殿學士承旨

元宗貶號奉周正朔越三年又為宋

馬書

紀

明年辛酉歲後主立

元宗內禪也熙載盡忠敢直言

歐世家

後主嘗校獵青龍山還憩

大理寺親錄囚徒原貨甚衆羣臣稱頌熙載獨上書言獄訟有

司之事固圖之中非車駕所宜至又請內帑錢二百萬以充軍

資庫用後主從之曰繩愆糾謬其熙載之謂矣

馬書紀

戊辰歲後

主立前周后之妹爲后曰小周后禮不備熙載作詩諷之後主

知其忠不怒也

馬書后如傳

後主嘗作紅羅亭子四面栽紅梅花作

豔曲歌之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漫已輸了春風一半時淮

南故地割屬中朝亦以諷也

江鄰義雜志

初後主卽位朱元反疑北

客

釣磯立談

多被酖者

癸辛雜志

惟恃熙載不衰

釣磯立談

熙載先以保大十

二年周世宗初立聘於周歸爲元宗言殿前典親兵趙點檢異

人也是爲米太祖

王壺清話

歲在丁卯又出使被留作感懷詩題於

館壁曰未到故鄉時端謂故鄉好及至親到來爭如身不到眼

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風雨瀟瀟旅館秋歸來窗下
和衣倒夢中忽到江南路尋得花中舊居處桃臉蛾眉笑出迎
爭向花前擁將去又曰僕本江北人去作江南客還至江北時
舉目無相識金風吹人寒明月爲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
憶中原宰相哀其意爲白遣還自是嫌疑稍息矣中朝伴使問
江南何故不食剝皮羊熙載曰地產羅紉故耳熙載已行人始
悟追之不及釣磯立談歸曰五星聯珠於奎魯分也宋晉王以是年
出鎮兗州其將爲太平天子矣則宋太宗也玉齋清話熙載能知人
孫晟初爲尙書郎時得賜宅於鳳臺山西岡隴之間徙居之日
熙載見其門巷狹隘顧謂晟曰此豈稱宰相第耶明年晟擢御
史大夫正台席南唐近事晟與熙載善後出鎮死事歐史死事傳中原使
者至多簡傲熙載接伴給之曰老夫觀吾子音容氣貌一似先

德況忝世舊使者以爲然爲熙載設拜

鈞磯立談

陶穀自宋來以假

書爲名扶大國之勢氣儀非常中原李穀熙載故人也與熙載

書曰吾之名從五柳公者驕而喜奉宜善待之穀至則容色凜

然崖岸高峻初周世宗時穀來聘熙載遣家姬奉盤匱旦得穀

啟曰巫山之麗質初臨霞分鳥道洛浦之妖姬自至月滿鴻溝

熙載訊之曰是夕適浣濯焉及是有樂人秦弱蘭者託爲驛卒

女云夫亡依父母弊衣竹釵擁帚驛庭弱蘭容止宮掖殆無穀

欲動乘隙遂失幽獨之戒翼日將行以春光好詞贈之旦餞於

澄心堂穀威不稍霽不顧勸酬熙載知弱蘭事命樂中出一人

歌以送酒穀視之則弱蘭也其詞曰好姻緣惡姻緣只得郵亭

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

何年卽穀所作者坐上咨嗟歎美穀窘失勢而去穀陰險及歸

而鸞膠之曲播於朝野竟不能為害熙載之力也唐近事王璠

清話相素雜記侍兒小名錄又案茗溪漁隱叢話云湘山野

錄謂此曹翰使江南贈妓詞本事曲言穀使錢塘墮驛卒女詞

冷齋夜話謂穀使江其謾類如此立談時江南稱中原為大朝

南詞則此詞有三說貧弱不能有為歐世熙載終以北人故不自安因彌事荒譏殆

於廢日釣磯家政甚寬墓誌愛妓王屋山俊慧非常熙載自擊鼓

屋山舞六么每醉以樂聒之乃醒宋祖無頗蓄女樂四十餘人

不加檢束馬書傳通恣妓出入與賓客生旦聚雜馬書傳王第

列建橫窗絡以絲繩為姬侍窺覘之地初惟市物後或調戲所

欲如意時人目為自在窗清異錄客有私其婢者留題曰最是五

更留不得向人枕畔着衣裳熙載知之不怪也南唐近事所得

俸錢多為諸姬分去陳雍者字致堯官太常博士熟于開元禮

與熙載善家貧多姬妾亦以惟薄取譏熙載贈以詩曰陳郎不

著世儒冠也好嬉遊日笑談幸有葛巾與藜杖任呼宮觀老都

監江南熙載嘗着衲衣負筐令門生舒雅執手服乞食諸姬院

以爲笑樂問見後錄賓客至者先令女僕與之相見或謂詭譎

擊加以爭奪靴笏無不曲盡後始緩帶以出五代史補又令幼婢凝

酥素質出家後主以熙載盡忠敢直言屢欲相之歐世而嫌其

荒蕪使待詔顧闳中顧大中至其第窺其樽俎燈燭間門生朱

銳及教坊副使李嘉明兄妹觥籌交錯之態爲夜宴圖一縱樂

圖一賜熙載諷使魏瓘而熙載反復觀之宴然五代史補宣和

圖夜宴乃左授右庶子分司南都歐世監察御史柳宣表雪熙

載後主叱之曰汝不是魏徵宣仰言曰臣不是魏徵陛下亦愧

太宗矣江表熙載不樂職事乃上表乞住闕下曰朽作無生之

骨猶思仰慕於聖賢生爲萬物之靈豈使困窮於終老魂凝象

癸巳願清 卷十五 三 求日益齋刻

關心滯金門程期已隔炎蒸漸盛重念臣向化將踰於四紀三

七年便是四紀之首抒忱已歷於三朝無煨草之功可資於國有涓天之

罪自累其身陛下以有為之時廣含宏之德在一命已寬於時

宥叨感深仁而再遷欲赴於遐征轉資陰德今則羸形愈憊壯

志全消老妻伏枕以呻吟稚子環牀而號泣馬書傳三千里外送

孤客而何之一葉舟中泛病身而前去江表志此南都是今

武昌勁風振樹豈得長停逝水朝宗不堪永訣表入未報馬書傳

於是盡斥諸姬單車上道後主喜留之復其位而諸姬稍稍復

還後主笑曰吾無如之何矣歐世已而曰吾乃今知卿之心矣

馬書傳使與兩省侍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分夕入直光政殿引與

談論歐世加中書侍郎百勝軍節度使兼中書令藝誌馬書傳

編熙載才高氣逸無所卑詘舉朝未嘗拜一人馬書傳風采照物

每縱轡春城秋苑人皆隨觀善談論聽者忘倦

湘山野錄

審音能舞

工八分及畫筆時謂之神仙中人

馬書傳通考經籍考

或畫其夜宴圖題

江南有人憶四句

源隱叢話

美髯著紗帽

夢溪筆談

讀其詩者以為古樂

府云

淵隱叢話

著紗帽者熙載嘗自出樣造輕紗帽匠帽者名曰韓

君輭紗格

清異錄

故時人圖之僕射嚴續

續一作

位高寡學為時所

鄙以熙載負才名請撰其父神道碑欲苟稱譽取信於人輦珍

貨萬緡仍綴一未勝衣歌鬟質冠時者為濡毫之贈文成但敘

譜系品秩薨葬褒贈而已績嫌之封還冀增益熙載盡舉所贈

及歌姬還之臨登車寫一詩於泥金雙帶曰風柳搖搖無定枝

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記尊前舊舞衣

馬書傳

宋

齊邱嘗自著碑文求熙載寫之熙載握管以紙塞鼻人問之笑

曰文臭而穢

馬書傳江南野錄

有投贄荒惡者使妓炷艾熏之俟其至

對之嘆日子之卷軸多艾氣何也

江南野錄

魏明者好吟詩動卽數

百言氣格卑下嘗以謁熙載熙載辭以目暗置几上明日然川

明自誦之熙載謝曰適耳患聾時傳爲笑

善薛集

熙載雖諧謔率

性而動不虞悔吝聞善若驚不屑毀譽每得文筆佳者手自繕

寫仍爲播之聲名片言可稱躬自諷誦

墓誌馬書傳鈞磯立談

展對愛玩

至其紙生毛猶不忍遽舍

鈞磯立談

再典歲舉

墓誌

世人希景以其弊

借士類號曰韓夫子

江南野錄

初熙載自以羈旅被遇思展布支體

以報人主內念報國之意莫急於人才於是大開門館延納僑

彥凡占一技一能之士莫不加意收采惟恐不及雖久病疲商

不廢接對至誠獎進後輩乃其天性後房蓄聲伎皆天下絕妙

清歌豔舞之觀所以娛侑嘉客者無不曲臻其極

鈞磯立談

於食品

酷愛饌饌時人爲之語曰韓君一命二饌饌

清異錄卽白饌也

才名旣

遠播四方立碑版者皆載金帛求爲之文而常俸賜賚月不下數千緡所用之資月入不給及奉使臨川借官錢三十萬所司以月俸抵納熙載上書愬之曰家無盈日之儲野乏百金之產

累數百言後主批其奏曰言僞而辨古人惡之熙載俸有常秩賜賚尙優而謂廚無盈日無乃過歟命有司放免逐月所刻料

錢仍賜內庫絹百匹綿千兩以充時服熙載上謝曰伏蒙御批水火相濟日月無私旣示其瑕疵復憐其憔悴免逋欠使資於

昏旦賜綿絹俾禦此風霜神造真洪粉身未報馬書甲子歲以

吏部侍郎修國史官知貢舉陸書人皆疑其巨題是夕熙載自

賦五首旦示諸生皆有可觀江南放王崇古等九人及第門生

舒雅與焉雅及馮俱等五人以覆試被黜陸書紀南熙載嘗薦

史虛白才鈞磯立談張洎計偕時首謁熙載一見待之如故曰子好

冬三頁前 卷之六 三

中書舍人洎擢第後不十年果主綸扉之筆南唐近事左僊有才

不遇以詩寄熙載有謀隱謀官兩無成語僊卒熙載為之感歎

者果日雅言雜錄已巳歲立鄂州石城山頭陀寺碑姪鼓即義字別體書

署唐歲在己巳打本及入蜀記五月作吉州元寂塔碑張藻書遂署開

寶二年矣文先稱保大九年復書辛酉壬戌打本恭傷其國不振

也熙載時守中書侍郎充光政殿學士承旨上護軍南陽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時不兼中書令及節使矣依碑本開

寶二年文熙載妻受封者隴西郡君李氏繼室北海縣君蔣氏

靖官如此墓誌子八人疇伉佩份儼倬僊墓誌十歲在庚午開寶三年七月續資

通鑑長二十七日墓誌丙寅續資通以服白朮敬齋古食桃李下

尤仁寸許江南野錄李治卒於金陵城南戚家山南江表志江

鳳臺里官舍墓誌家無餘財釣磯後主歎曰吾終不得熙載為相

立談

也歐世轅朝一日手批別轅朝一日墓誌賜衾被江表棺槨以斂

續資治通鑑長編命檢前代贈同平章事例左右以劉穆之贈開府儀

同三司對後主印日出手詔贈熙載右僕射同平章事謚文靖

使人選岡隴曰須山峯秀絕靈仙勝境或與古賢邱表相近使

為泉臺雅遊也墓誌馬書傳鈞磯立談遂葬文靖梅國用封安

墓側馬書文靖著格言五十餘篇江南論古今王霸之道有言

陽九百六之數五運迭興舒雅序之晁公武讀書記為五卷自

言曰吾見五星聚奎難其應以韓子格言五卷成之宋史南自

分司留都時上書極陳時政論古今得失曰皇極要覽馬書又

自進格言續資治通鑑長編文靖卒後後主命集賢殿學士徐鉉集其

遺文為定居集二卷藏之書殿馬書宋存文集五卷通考經徐

鉉祭文曰黔婁之衾賜從御府季子之印佩入泉局江表財散

於士而忠見信於君也文靖好文墨嘗延歛墨匠朱逢於書館
有燒墨供用命其所曰化松堂墨名元中子廚香月文靖卒後
妓妾攜去了無存者錄清異文靖南奔時李穀送至正陽酒酣臨

訣文靖曰江南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吾用中原取

江南如探囊中物耳

歐世家

後李穀爲周宋宰相文靖欲報後唐

後唐已早絕南唐又失時其後勢無可爲文靖不肯爲相又北
人不自安以故謾自稱文靖以後主十年卒年六十三後主十
五年南唐遂亡

述曰文靖可謂賢者矣荒謠蓋有託也李穀探囊之談偁文瑩
玉壺清話謂李相戲貽書言歐陽脩南唐世家以爲正陽之言
通鑑二百七十五及宋史李穀傳並云熙載將南渡密以語穀
穀送之至正陽因有此言其說是也歐史譏文靖不能有爲米

史謂穀後果如其言然穀實未嘗取江南但元宗時擾淮南耳
李擾壽陽不得退保正陽役夫芻糧均致陷沒未曾見大江也
後人反附和之晉漢之間文靖固有言矣失此不爲則無可爲
者其言不用卽終身不肯作相真沈毅堅決者玉壺清話云李
相親征江南賴文靖卒已數歲胡寅讀史管見則云文士高談
非李沈毅有智略之比不知李穀卒于建隆元年其後十一年
當宋開寶三年文靖始卒豈得云穀征江南文靖卒已數歲文
靖痛心疾首之言亦非高談也文靖重立頭陀寺碑文書陰云
鼎興文物教被華夷如來妙旨悉已徧窮百代文章罔不備舉
故是寺之碑不言而興陸游入蜀記謂其妄謬誇誕似矣又謂
李主恨不及相之其惑若此何以久存以一碑陰之故痛詆其
君臣南唐未得罪於宋宋臣晉之不足爲忠夫黨於其君人之

常過且過頌其君與過頌其相者孰愈也南唐固不存矣元通
南宋絕類宋逼南唐宋居然有陸游又何嘗久存乎宋龔鼎臣
東原錄云青州龍興寺天宮院石柱有熙載墨迹王子融宰益
都將刻之其兄沂公以爲墨迹難得不可刻至元豐中鼎臣守
青州懼其滅沒卒刻之北宋之人識過南宋遠矣宋乾德五年
爲丁卯開寶元年戊辰二年己巳三年庚午文靖以庚午卒歐
史云乾德五年卒者非也又言乾德五年以爲中書侍郎勤政
殿學士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則云開寶元年四月以勤政殿
學士韓熙載爲中書侍郎百勝軍節度使兼中書令馬令南唐
書則云贈中書侍郎今江南通志壇廟祠墓附云南唐中書侍
郎韓熙載墓在江寧縣梅岡亦依馬書以爲最後贈官江西吉
水縣上都右街龍光禪院故元寂禪師塔碑則署開寶二年朝

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充光政殿學士承旨上護軍南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韓熙載撰此官當最確今按年記之其贈同平章事鄭文寶江表志云左右言無此例後主言當自我始史虛白釣磯立談及馬書以史續長編皆言左右引劉穆之事今從其多者其右僕射惟墓誌有之亦最近最確也馬蕃傳與江表志所載分司使上表參差不齊江表志言表上遂免南行亦非也馬書言奉使臨川借官錢今不得奉使事但存其放免案耳徐鉉與文靖相接爲作墓志云夫人李氏蔣氏而馬書傳云里民趙氏女有美色娶爲正室其或誤記其姓卽漂水蔣氏歟沈括夢溪筆談彭乘墨客揮犀並云文靖圖面小而美髯面小者對韓愈面肥言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自言家有此圖乞食歌姬院事龍衮江南野錄鄭文寶南唐近事許顥詩

話周密癸辛雜識皆有之世人皆言文靖不約束侍婢癸辛雜識邵氏聞見後錄言妓樂數百人陶岳五代史補言女僕百人續長編言數十人馬令書陸游書王壺清話馬端臨經籍考宋史南唐世家言四十餘人粥粥乎哉可謂盛矣女伶私人何足爲諱故亦廣輯之編錄稱勞或亦熏艾之次軸矣

易安居士事輯

易安居士李清照宋濟南人父格非母王狀元拱辰孫女皆工

文章

宋史文苑傳

居歷城城西南之柳絮泉上

古懽堂集有柳絮泉訪李易安故宅詩據

齊乘柳絮泉

在金線泉東易安幼有才藻元符二年年十八適太學生諸城

趙明誠明誠父挺之時爲吏部侍郎格非爲禮部員外郎俱宋史

明誠幼夢誦一書曰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草拔挺之曰此

離合字詞女之夫也結竊未久明誠出遊易安意殊不忍別書

一剪梅詞於錦帕送之曰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

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迴時月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

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却上心頭鄭媛記

餘俱如此詩餘國譜前段秋字句輕解羅裳作一句月滿下有西字易安有小令云昨夜風疏雨

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卷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

綠肥紅瘦

茗溪話

壺中天慢云龍柳嬌花寒食近種種惱人天

氣

黃賜其秋詞聲聲慢云守定窗兒獨自怎生得黑黑字真不

許第二人抑也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寂寂一下

十四疊字後又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

貴耳集云是晚年作

非又嘗以重陽醉花陰詞函致明誠明誠思勝之一切謝客廢

寢忘食者三日夜得五十餘闕雜易安作以示友人陸德夫德

夫玩誦再三日有三句乃絕佳明誠詰之曰莫道不消魂簾卷

西風人比黃花瘦政易安作也易安之論曰唐開元天寶間李

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

召李使易服隱姓名衣冠故做精神慘沮與之宴所曰表弟願

與坐末衆皆不願既酒行樂作歌者進以曹元念謙爲冠歌罷

衆皆嗟咨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衆皆哂或有怒者及

轉喉發聲歌一曲衆皆泣下起曰此必李八郎也自後鄭衛聲
熾流靡煩變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
漁父等詞不可徧舉五代時江南李氏獨尙文雅有小樓吹徹
玉笙寒之句及吹皺一池春水語雖甚奇所謂亡國之音哀以
思也本朝柳屯田永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
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
次鵬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丞相歐陽
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蠶水於大海然皆
句讀不葺之詩耳又往往不協音律蓋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
五音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
喜遷鶯旣押平聲又押入聲玉樓春平聲又押上去聲又押入
聲其本押側韻者如本上聲協押入聲則不可通矣

謂木平可
通側不拘

上去入若本例則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上去入不可相通

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

方回黃魯直出始能知之而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少游

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丰逸而終乏富

貴態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以上皆通

隱叢易安譏彈前輩既中共病老學庵筆記而詞日益工李趙宦族

然素貧儉每朔望明誠太學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人相國

寺市碑文果實歸夫妻相對展玩咀嚼嘗自謂葛天氏之民也

後二年明誠出仕宦挺之爲宰相居政府親舊在館閣者多有

亡詩逸史汲冢魯壁所未見之書盡力傳寫或古今名人書畫

三代奇器質衣物市之崇寧時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

萬留信宿計無所出卷還之夫婦相對惋悵者數日金石錄挺

之在徽宗時易安進詩曰炙手可熱心可寒挺之排元祐黨人
甚力格非以黨籍罷易安上詩挺之曰何況人間父子情讀者
哀之

郡齋讀書記

嘗和張文潛涪溪中興頌碑詩曰五十年功如電

掃華清花柳咸陽草五坊供奉門雞兒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
忽自天上來逆胡亦自姦雄才勤政樓前走胡馬珠翠蹋盡香
塵埃六師出戰輒披靡前致荔枝馬多死堯功舜德誠如天安
用區區紀文字著碑刻銘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子儀光燭
不自猜天心悔禍人心開夏爲殷鑒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
君不見當時張說最多機雖生已被姚崇賣又和曰君不見驚
人廢興唐天寶中興碑上今生草不知負國有姦雄但說成功
尊國老誰令妃子天上來號秦韓國皆仙才苑中羯鼓玉方響
春風不敢生塵埃姓名誰復知安史健兒猛將安眠死去天尺

五抱舊峰峰頭鑿出開元字時移勢去真可哀姦人心魄深如

崖西蜀萬里尙能返南內一閉何時開可憐孝德如天大反使

將軍稱好在嗚呼奴輩胡不能道輔國用事張后專祇能道春

薺長安作斤賣

清波雜志寒夜錄春薺長安作斤賣乃高力士詩

易安自少年兼有詩

名才力華瞻逼近前輩

碧雞漫志

傳誦者詩情如夜鵲三繞未能安

少陵也是可憐人更待明年試春草

風月堂詩話

世又傳兩漢本繼

紹新室如贅疣所以穉中散至死薄殷周以爲佳境

朱子游藝論引薛

又春殘詩云春殘何事苦思鄉病裏梳頭恨髮長梁燕語多終

日在薺薇風細一簾香

彤管遺編

明誠後屏居鄉里十年衣食有餘

及起知青萊二州皆政簡日事鉛槧易安與共校勘作金石錄

考證精鑿多足正史書之失每獲一書卽校勘整集籤題得書

書藝鼎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爲率所藏紙札精緻字

畫完整冠諸收書家易安性强記每飯罷與明誠坐歸來堂烹
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幾卷幾葉幾行以中石決勝負
爲飲茶先後中卽舉杯往往大笑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
其收藏旣富歸來堂起書庫大櫥簿甲乙置書冊當講讀卽請
錦上簿闕出卷帙或少損汙必懲責指完塗改又置副本便緝
討書史百家字不刊本不誤謬者常兼三四本皆精絕家傳周
易左氏春秋兩家文籍尤備几案羅列枕藉意會心謀目注神
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靖康二年春金石錄後序作建炎丁未
之明誠奔母喪於金陵金石錄後序作建康其名下棄所藏其
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火其書十餘屋建炎二年明誠起復知
江寧府以上皆金石錄後序後序亦作建康蓋追稱之今改易安自南渡以後常懷京
洛舊事元宵賦永遇樂詞日落日銷金暮雲合璧又曰染柳煙

輕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後疊曰於今憔悴風鬟霜鬢怕向花

間重去貴耳集在江寧日每值天大雪即頂笠披蓑循城遠覽得

句必邀賡和明誠每苦之清波雜志三年明誠罷將家於贛水金石錄後

序四月高宗如江寧五月改爲建康府宋史紀後序云至行在又言葬事故依史實

其地詔明誠知湖州明誠赴行在感暑疴發易安自明誠赴召時

暫住池陽得病信解纜急東下至建康病已危八月明誠卒金石錄

後錄易安爲文祭之有曰白日正中歎龐公之機敏堅城自墮

憐杞婦之悲深四六談塵祭文唐人俱用駢體官祭文亦不用韻也

閏八月高宗如臨安宋史易安既葬明誠乃遣送書籍於洪州

易安欲往洪初學士張飛卿者於明誠至行在時以玉壺示明

誠語久之仍攜壺去時建康置防秋安撫使擾攘之際或疑其

饋璧北朝也言者列以上聞或言趙張皆當置獄易安方大病

僅存喘息欲往洪不能聞玉壺事大懼

金石錄後序

十一月盡以其

家所有赴越州行在投進而高宗已奔明州

宋史金石錄後序

時中書

舍人蔡崇禮左右之

宋史按雲麓漫鈔云徽猷閣直學士沈該翰苑題名壁記云蔡崇禮建炎四年五月

以吏部侍郎兼權直院十月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則學士在明年十月且啟云內翰承旨故從宋史本傳稱中書舍人

事解清照以與蔡舊親情作啟謝之曰清照素習義方粗明詩

禮近因疾病欲至膏肓牛蟻不分灰釘已具豈期末事乃得上

聞取自宸衷付之廷尉序欲投進家器曰抵雀捐金利當安往

將頭碎壁失固可知實自繆愚分知獄市序綦爲解釋曰內翰

承旨指神望族冠蓋清流日下無雙人間第一奉天收復本緣

陸贄之詞淮蔡底平共傳昌黎之筆哀憐無告義同解驂

越石父事

戴咸洪恩事真出已

知登事

故茲白首得免丹書序頌金事無形

迹曰雖南山之竹豈能窮多口之談惟智者之言可以止無根

之謗

據雲麓漫鈔

蔡字叔存

一作厚

高密人也

宋史

十二月金人破洪州

易安所寄輜重盡失遂往台州依其弟敦局刪定官李迋泛海

由章安輾轉至越州四年放散百官遂借迋至衢

金石錄後序

時蔡

崇禮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

翰苑題名壁記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紹興元年易

安之越二年之杭年五十有一矣作金石錄後序曰右金石錄

三十卷趙侯德甫所著書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鐘鼎彝鼎

盤匱尊敦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迹凡見於金石刻

者二千卷皆是正謗謬去取褒貶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足以

訂史氏之失者皆載之可謂多矣嗚呼自王播元載之禍書畫

與胡椒無異長興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名雖不同其爲

惑則一也

本

又自序遭離變故本末甚悉

容齋四筆

曰靖康丙午歲

侯守淄川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然書畫溢箱篋且戀戀且悵

恨知必不爲已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五月始爲建炎此追溯之義奔大夫

人喪南來

謂江寧

旣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

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有監板者

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尙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

艘渡淮至建康

亦追稱

時青州故第尙鎖書冊什物用屋十餘間

期明年春具舟載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遂爲灰燼戊申九月

侯起復知建康已酉三月罷具舟上蕪湖入姑孰將卜居於贛

水上五月至池陽被旨知湖州過闕上殿

建康爲行在

遂住家池陽

獨赴召六月十三日負擔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

光矐矐射人望舟中告別余意甚惡呼曰忽傳聞城中緩急柰

何戟手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去輜重次衣服次書冊卷軸

次古器獨所備宗器者自抱負與身存亡勿忘也遂馳馬去途

中奔馳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牋七月末書報臥病余驚世念
侯性素急奈何病牋或熱必服寒藥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
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此胡黃芩瘧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
倉皇不忍問後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筆作詩絕筆而逝殊

無分香竇履之態葬畢余無所之時朝廷已分遣六宮

宋史言七月隆

祐太后如洪州宮人從之

又傳江當禁渡

宋史言問八月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池州後光世

移屯江州

猶有書二萬餘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袍褥可符百客他

長物稱是余又大病僅存喘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

侍郎從衛在洪州

從衛六宮

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十二

月金人陷洪州遂盡委棄獨余少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

柳集世說鹽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彝十數事又

唐寫本書十數冊偶病中把玩在臥內者獨存上江既不可往

又虜勢叵測有弟述任救局刪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

此建炎四年事之刻出陸棄衣被走黃巖雇舟入海奔行朝時駐蹕章

安台州府治西南章安市從御舟之溫又之越庚戌四年十二月

放散百官百官自便不扈從遂之衢以上建炎四年以前事紹興辛亥元年

三月復赴越壬子二年又赴杭以上紹興二年事作後序年先侯

病亟時建炎三年八月有張飛卿學士攜玉壺過示侯復攜去其實坭

也不知何人傳道妄言有願金之語或言有密論列者余大惶

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盡將家中所有銅器等物欲赴外廷投

進到越已幸四明建炎三年十一月不敢留家中並寫本書寄刻此建炎四年

年後官軍收叛卒取去間盡入李將軍家惟有書畫硯墨六七

簏常在臥榻下手自開合在會稽卜居士民鍾氏宅忽一夕穿

壁負五簏去此紹興元年事余悲痛不欲活立重賞收贖後二日鄰人

鍾復皓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盜不遠萬計求之其餘遂半不可出今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所餘一二殘零不成部帙書冊三數種平平書帖猶復愛惜如護頭目何愚也耶今開此書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靜治堂裝卷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輒校勘二卷題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昔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書畫楊廣江都傾覆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以性之所著生死不能忘歟或者天意以其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死者有知猶斤斤愛惜不宜留人間耶何得之難而失之易也噫余自少陸機作賦之二年至過遼城知非之兩歲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得必有失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何足道所以區區記此者

亦欲為後世博雅好古者之戒云爾紹興二年元默歲壯月甲

寅朔易安室題

書本

三年行都端午易安親聯有為內夫人者代

進帖子皇帝閣曰日月堯天大璇璣舜歷長側聞行殿帳多集

上書襄皇后閣曰意帖初宜夏金駒已過蠶至尊千萬壽行見

百斯男

意帖用上官昭容事

夫人閣曰三宮催解綬團箭綵絲縈便面天

題字歌頭御賜名

國箭用唐開元內宮小角弓射綬事

於是翰林止金帛之賜

然浩

齋雅

咸以為由易安也時直翰林者秦楚材忌之五月命簽

金押也諸書皆從竹

書樞密院事韓肖胄

字似夫

工部尚書胡松年

字茂老海州懷

仁人二人

充奉表通問使副使使金通兩宮也

劉時舉續通鑑又案宋朝事

實其事在七月其後八年十二月韓又使金

易安上韓詩曰三年夏六月天子視朝

久凝旒望南雲垂衣思北狩如聞帝若曰岳牧與羣后賢寧違

半千運已過陽九勿勒燕然銘勿種金城柳豈無純孝臣識此

霜雪悲何必舍羹肉便可載車脂土地非所惜玉帛亦塵泥誰
可當將命幣重辭益卑四岳僉曰俞臣下帝所知中朝第一人
春官有昌黎身爲百夫特行爲萬人師嘉祐與建中爲政有臯
夔漢家貴王商唐室重子儀見時應破膽將命公所宜尙書韓琦曾孫
公拜手稽首受命白玉墀曰臣敢辭難此亦何等時家人安足
謀妻子不復辭願奉宗廟靈願奉天地威徑持紫泥詔直入黃
龍城北人懷舊德侍子當來迎聖孝定能達勿復言請纓倘持
白馬血與結天日盟上胡詩曰胡公清德人所難謀同德協置
器安解衣已道漢恩煖離詩不怯關山寒皇天久陰后土溼雨
勢未迴風勢急車聲騾騾馬蕭蕭壯士悞夫俱感泣聞聞發婦
亦何知瀝血投詩干記室葵即莒父非荒城勿輕談士棄儒生
憤王墓下馬猶倚史言項羽葬在今穀城寒號城邊雞未鳴水經注韓侯城在今地

巧匠亦曾顧樗櫟芻蕘之詢或有益不乞隨珠與和璧但乞鄉
關新信息靈光雖在應蕭條草中翁仲今何若遺民定尙種桑
麻敗將如聞保城郭發家祖父生齊魯位下名高人比數當年
稷下縱談時猶記人揮汗如雨子孫南渡今幾年漂零遂與流
人伍願將血淚寄河山去灑青州一杯土其序云以上二公亦
欲以俟採詩者雲麓漫鈔易安又有句云南來猶怯吳江冷北狩應
知易水寒又云南渡衣冠思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漁隱叢話詩說傳承
忠憤激發意悲語明所非刺者衆又爲詩誚應舉進士曰露花
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老學庵筆記九應舉者服其
工對傳誦而惡之其感懷詩曰寒窗敗几無書史公路生平竟
至此青州從事孔方兄終日紛紛喜生事作詩謝絕聊閉門虛
室香生有佳思靜中吾乃見真吾烏有先生子虛子彤管遺編此詩上

去兩押所謂四年遊亂西上過嚴子陵釣臺有巨艦因利扁舟
詩止分平側打馬圖約臺集或以其二十字韻語至金華卜居
爲名之歎爲惡詩蓋口占聊成之非詩也不復錄

打馬圖

有曉夢詩曰曉夢隨疎鐘飄然踏雲霞因緣安期生邂逅

逅萼綠華秋風正無賴吹盡玉井花共看藕如船同食棗如瓜
翩翩垂髮女貌妍語亦佳嘲辭門說辨活火烹新茶雖乏上元

術遊樂亦莫涯人生能如此何必歸故家起來斂衣坐掩耳厭

喧譁心知不可見念念猶咨嗟

彤管遺編

詩秀朗有仙骨也又作打

馬圖曰慧則通通則無所不達專則精精則無所不妙故庖丁

解牛郢人運斤師曠之聽離婁之察大至堯舜之仁桀紂之惡

小至擲豆起螭巾角拂棋皆臻其極者妙而已夫博無他爭先

術耳故專者勝余性專博凡所謂博者皆耽之南渡流離盡散

博具今年冬十月朔聞淮上警報江浙之人自東走西自南走

北居山林者謀入城市居城市者謀入山林旁午絡繹莫知所
之余亦自臨安奔流過嚴灘抵金華卜居陳氏第乍釋舟楫而
見窗軒意頗適然更長燭明如此良夜何於是乎博奕之事講
矣且長行葉子博塞彈棋世無傳者打碁大小豬窩族鬼胡畫
數倉賭快之類皆鄙俚不經見藏酒擲蒲雙陸融近漸廢絕選
仙加減插關火質魯任命無所施智巧大小象戲奕棋又止容
二人獨采選打馬特爲閨房雅戲嘗恨采選叢煩勞於檢閱又
能通者少難遇勁敵打馬簡要而苦無文采按打馬世有二種
一種一將十馬者謂之關西馬一種無將二十馬者謂之依經
馬流傳既久各有圖經凡例可考行移賞罰互有同異宣和間
人取二種馬參雜加減大約交加僥倖古意盡矣所謂宣和馬
者是也余獨愛依經法因取其賞罰互度每事作數語隨事附

見使兒輩圖之不獨施之博徒亦足貽諸好事使千百世後知
命辭打馬始自易安居士也時紹興四年十有二月二十四日
其打馬賦曰歲令聿徂虛或可呼千金一擲百萬十都尊俎列
陳已行揖讓之禮主賓言洽不有博奕者乎打馬爰興擣蒲者
退實小道之上流競深閨之雅戲齊驅驟疑穆王萬里之行
別起元黃類楊氏五家之隊珊珊佩響方驚玉鐙之敲落落日
羅忽訝連錢之碎若乃吳江楓落燕山葉飛玉門關閉沙苑草
肥臨波不渡似惜障泥或出入騰驤猛比昆陽之戰或從容磬
控正如逐鹿之師或聞望久高脫復庾郎之失或聲名素昧倏
驚癡叔之奇亦有緩緩而歸昂昂而駐鳥道驚馳蟻封安步崎
嶇峻坂慨想王良駒促鹽車忽蓬造父且夫邱陵云遠白雲在
天心無戀豆志在著鞭蹴蹄黃葉盡道金錢用五十六采之間

行九十一路之內明以賞罰嚴其殿最運指揮於方寸之中決
勝負以幾微之介且好勝人之常情爭籌者道之末技說梅止
渴稍蘇奔競之心畫餅充飢亦寓踔勝之志將求遠效故臨難
而不迴留報厚恩或相機而豫退亦有銜枚緩進已踰關塞之
艱豈致奮足爭先莫悟奔塹之墜至於不習軍行必占尤悔當
知範我之馳驅勿忘君子之箴佩况乃爲之賢已事實見於正
經行以无疆義必合乎天德牝乃叶地類之貞反亦記晉姬之
式鑒髻墮於梁家朔許循於岐國故宜繞牀大叫五木皆盧漚
酒一呼六子盡赤平生不負遂成劍閣之勳別墅未輸決破淮
淝之賊今日豈無元子明時不乏安石又何必陶長沙博局之
投正當師袁彥道布帽之擲也亂曰佛狸定見卯年死是歲貴
賤紛紛尙流徙滿眼驍駟及騾耳時危安得真致此木蘭橫戈

好女子老矣不復志千里但願相將過淮水本時易安年五十

三矣居金華有武陵春詞曰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

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

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流寓有故鄉之思水東曰記云玩其詞意作

於序金石其事非閨闈文筆自記者莫能知或曰依弟近老於

金華後人集其所著爲文七卷詞六卷行於世宋史藝文志其金石

錄後序稿在王厚之伯家洪適見之爲述其大概四容齊宋文公

言本朝婦人能文章者曾相布妻魏及李易安二人而已詞後

有人於閩漢口鋪見女子韓玉文題壁詩序幼在錢塘師事易

安形編易安能詩詞文四六又能畫明人陳傅良藏有易安畫

琵琶行圖宋莫廷韓買得易安畫墨竹一幅太平清話張居正

在政府日見部吏鍾姓浙音者問曰汝會稽人耶曰然居正色

變久之吏曰新自湖廣遷往耳然卒黜之以王荅與談文忠蓋鍾復臨故時不悉

其意以而其時無學者不堪易安識誚改易安與棊學士啟以

張飛卿為張汝舟以玉壺為玉臺謂官文書使易安嫁汝舟後

結訟又詔離之有文案詳趙彥衛雲麓漫抄胡仔茗溪漁隱朱

方擾離不糾言妖也

述曰宋史李格非傳云女清照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挺之之

子明誠自號易安居士無他說也藝文志有易安詞六卷通考

經籍考引直齋書錄解題止漱玉集一卷解題云別本分五卷

詞今存書錄打馬賦一卷解題云用二十馬今世打馬大約與

擣蒲相類藝文志言文集七卷明焦竑國史經籍志云十二卷

則并詞五卷惜其文未見娜媛記四六談塵宋文粹拾遺並載

易安賀學士啟云無牛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楷之似既繁臂

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襟注言任文二子學
生德卿生於午道卿生於未張伯楷仲楷兄弟相似形狀無二
白似兄弟母不能辨以五色采繩一繫於臂一繫於足其用事
明當如此讀雲麓漫抄所載謝綦崇禮啟文筆劣下中雜有佳
語定是竄改本又夫婦訐訟必自證之啟何以云無根之謫余
素惡易安改嫁張汝舟之說雅雨堂刻金石錄序以情度易安
不當有此事及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采鄙惡小說比
其事爲文衆尤惡之後讀齊東野語論韓忠繆事云李心傳在
蜀去天萬里輕信記載疎舛固宜又謝枋得集亦言繫年要錄
爲辛棄疾造韓侂胄壽詞則所言易安文衆謝啟事可知是非
天下之公非望易安以不嫁也不甘小人言語使才人下配配
僧故以年分考之凡詩文兒類部小說詩話者考合排次至紹

興四年易安年五十三又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三日墓崇禮壻
陽夏謝伋寓家台州自序四六談麈時易安年已六十伋稱爲
趙令人李若崇禮爲處張汝舟婚事伋親其壻不容不知又下
至淳祐元年時及百年張端義作貴耳集亦稱易安居士趙明
誠妻易安爲贅行迹章章可據趙彥衛胡仔李心傳等不明是
非至後人貌爲正論碧雞漫志謂易安詞於婦人中爲最無顧
藉水東日記謂易安詞爲不祥之具此何異謂直不疑盜嫂亂
倫狄仁傑謀反當誅滅也且啟言牛蟻不分灰釘已具弟既可
欺持官文書來輒信身幾欲死非玉鏡架亦安知呻吟未定強
以同歸張以桑榆之末影配茲鴛鴦之下才易安老命婦也何
以改嫁復與官告又言視聽才分實難共處惟求脫去決欲殺
之遂肆欺凌日加毆擊豈期末事乃得上聞取自宸衷付之廷

尉是又聞房鄩論竟達闕廷帝察隱私詔之離異夫南渡倉皇
海山奔竄乃舟車戎馬相接之時爲一驅僧之婦從容再降王
音宋之不君未應若此審視金石錄後序始知頌金事自綦有
湔洗之力小人改易安謝啟以飛卿玉壺爲汝舟玉臺用輕薄
之詞作善謔之報而不悟牽連君父誣毀廟堂則小人之不善
於立言也劉時舉續通鑑云紹興四年八月趙鼎疏言草澤行
伍求張浚不遂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四朝間見錄有劾
朱文公閹閹中穢事疏及朱謝罪表蓋其時風氣如此齊東野
語又云黃尚書由妻胡夫人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易安嘗指摘
趙師彝放生池文誤惠齋已卒趙爲臨安府誘其逃婢證惠齋
前與棋客鄭日新通遂黥配日新而尚書以帷薄不修罷按白
額題云師彝初居吳郡及尹天府日延喬木爲門客喬教師彝

子希蒼制古禮器於家釋菜黃尚書欲發遣之師彝乃毀器而
逐喬是師彝與由以黥配門客相報又值惠齋有摘文之事乃
並誣惠齋其事與易安同夫小人何足深責吾獨惜易安與惠
齋以美秀之才好論文以中人忌也易安打馬圖言使兒輩圖
之合之上胡尚書詩蓋易安無所出兒輩乃格非子孫故其事
散落今於詞之經批隙及好事傳述者亦輯之於事實有益可
備好古明理者觀覽其僅見歟玉集者此不載也